

炮火的洗礼



禮洗的火炮

譯青懷蔣



|     |
|-----|
| 861 |
| 45  |
| 1   |

刊店書流鐵



813.7  
8444:2

目次

匈牙利 拉茲古：重回故鄉

希臘 坎茨甫捏：一個新生的復活節

匈牙利 拉茲古：砲火的洗禮

愛沙尼亞 屠格勒斯：人影

國家圖書館



002577367



# 拉茲古： 重 回 故 鄉

最後湖光由葉叢間透露出來，這熟識的灰土色的山脈在眼前浮現，牠橫過鐵道的堤兒，好像帶着恫嚇的手指，深深地伸入到水裏去。那裏，超過短短隧道的煙黑的口，這教堂的尖塔和城堡的一角立刻在森林頂上窺了出來。

約翰·蒲丹倚着車窗口，以貪婪的眼光觀看着一切，好像一個人審察着他的財貨單，十分緊張而且狐疑，怕在他出門的時間裏會有什麼東西失去了。他等候着的每叢樹林一飛過，他作一個滿意的點頭，他以存留在他記憶裏的風景畫測量是否這風景正確。一切東西都是相合的。大路上的每塊哩程碑，現在並行着鐵路軌道奔跑，站立的地點一些也沒有變換過。那裏看！這發焰的紅銅色

的山毛櫸的閃光，馬到那裏常常驚跳起來，有一次幾乎顛覆了馬車。

約翰·蒲丹抽了口深重的氣，由他的袋裏掏出一面小鏡，在離火車以前給他的臉兒作一次最後的觀瞧。每抵一站，他的臉兒似乎變得醜惡些。而右面却沒有這樣壞。他的一撮口髭仍是留着，右頰除了口角的裂痕以外是完好光滑的。他的口醫治得不宜。但是左面啊！他曾被那些該詛咒的城市人，關於他的左臉說了一大堆無意義的話。他們都是一羣該詛咒的棍徒，聚集愚弄着可憐的鄉人，在戰爭的時候正同和平的時候一樣——這偉大的醫生，和穿着眩目的白外套的漂亮的女士們，他們全都以他們假作的蠢話來愚弄他們。天曉得這不是大惡作劇，去愚弄一個簡樸的馬車夫，他學習一點寫讀，曾受了最大的痛苦。他們曾對他微笑，而且這樣的和好，允許他這樣一個樂園。而今呢，他是孤獨無救，成爲一個殘失的人了。

他憤怒地咒罵一聲，扯下他的帽子，丟牠在坐位上。

這是一個人的臉嗎？對於一個人做這樣的事情是可允許的嗎？他的鼻子看起來好像異色的小骰子拼補成的一個東西。他的嘴是歪的，全個的左頰好像一塊臃腫的生肉，紅而且交錯着深的癍疤。唉！多麼醜陋！可怕！此外他還有一長穴，深得足容一個人的手指，這長穴代替了一條顴骨。他讓他自己受此痛楚就是爲這個嗎？他讓他自己像一隻忍耐的綿羊，十七次被誘入那間有玻璃壁和閃亮的醫術器的可憎的室裏，是爲這個嗎？回憶起他咬緊着牙關，爲要重像一個人的樣子，可回家見他的新娘去的緣故，所受過的那種痛苦，一陣寒戰不禁跑下他的背部。

現在他是抵家了。

火車拖出隧道，氣笛鳴了起來，站長小屋前的矮荊球花隔窗送來一個問候。約翰·蒲丹猶惡地拖着他的沉重的行囊，穿過火車的走廊，躊躇地走下步驟，茫然站在那兒，看看周圍，像要找幫助，而火車在他的背後繼續滾去。

他拿出他大的花手巾，揩去他額上多量的汗珠。現在他怎樣做呢？爲什麼他到這裏來呢？如今他終於重踏着故土了，這是他熱切地思慕過的，在醫院裏一種極大的渴望統治過他。就是這天早晨，只不過幾點鐘以前，他離開了醫院，滿懷都是高興。他想想這長長的病室，裏面都是那些縛着綑帶的人，他們無力，顛蹶，跛足，盲目，或是破相。那裏沒有人因他割過的臉龐的景象而起嫌惡，真的一個沒有。相反的，他們大多數嫉妒着他。他至少能夠回去作工，因爲他的兩臂兩腿是健勁的，他的右眼是完全的。許多人都情願和他相交換。有的怨言着他的運氣，說政府爲他失了左眼的緣故而賜他一份恤金是錯的。一隻眼睛和一張有些搔破的臉，同一隻木做的腿，一隻殘廢的臂膊，或是一個穿空的肺——牠喘哮着，響着，好像一架壞機器在稍微用力的時候一樣——相比較起來，又算得什麼呢？

在醫院裏許多殘廢者的中間，約翰·蒲丹是被看做一個幸運鬼，一個有名

望的人的。每個人都知道他的歷史。到醫院來訪問的人，第一總要看看那個被施了十七次手術，從背上胸上以及大腿上割去了成捆的皮的人。每次手術施行之後，綑帶一被解去，這通到他的病室來的門就永遠沒有閉過，無數的意見發表着，每個新進來的人，關於他以前怎樣可怖的臉龐作一個詳盡的描寫。和蒲丹同室的病人跳起來，帶着一種傲然的氣態描述着他以前臉兒的可怕，好像對於施行這成功的手術他們也參助了的一樣。

這樣，約翰·蒲丹漸漸地恢復轉來，他變得幾乎沒受過驚人的切割一樣，而且上了美化的進程。當他離開醫院的時候，抱着會被人羨慕的希望，在他的村莊裏會引起一種激動。

而現在呢？

在這世界裏他成爲孤獨，沒有親戚可去，除出他的行囊和他的小箱子，一點東西也沒有。匈牙利平廣的鄉村的燦爛的太陽光傾流到他的頭上來，村莊在

他的眼前伸展開去至於遠處，約翰·蒲丹特然覺得他自己被一種胆怯一種畏懼所攫住了，這種畏懼在砲彈的爆裂，最猛烈的攻擊，最兇惡的肉搏之間，他是不會知道過的。他遲鈍的鄉人的智能，他的頑強和虛榮粗拙地調和成的天性，對於深入的沉思常是不能接近。而一種本能的猜疑，這沉浸着他的不信任和敵視的感覺，十分明白地告訴他將朝見幻滅和恥辱，這是他在醫院裏所不會夢想到的。

他沮喪地揹上他的行李，以猶豫的步武走到出口去。那裏，在這上灰的荊球花的陰蔭裏——他親眼看牠長大起來，牠也看他長大起來——他覺得他自己面對着了從前的他，從前漂亮的約翰·蒲丹，在村裏誰也知道他是田莊的靈敏的車夫。而現在却是一個施手術和補綴而成的人。這與高采烈，勇敢的青年，在開拔的第一天曾在這個地方，唱出一句最後嘎聲的『願你平安』，和他的愛人馬克撒訣別的青年，和這臉兒殘破得不成樣的動物相對照起來，這是如何痛

心的事！看他現在站在同一的車站的前面，一隻眼睛失去了，帶着一個破碎的額骨，一張補綴成的臉頰，和半邊的鼻子，慘痛而且失望，好像僅是這天早晨他遇着這慘傷的不幸似的。

在格子門旁，站着車站守衛科凡克斯的妻子——自戰事發始以來，科凡克斯在俄羅斯前線的什麼地方——拿着剪票鉗在談話着，不耐煩地等候着這最後的旅客過去。約翰·蒲丹看見她，他的心兒開始這樣猛烈地發跳，每走一步他不由自主的停滯起來。她認識他嗎？或是不認識他？他的膝關節鬆懈了，好像牠們特然的乏力似的，他拿出車票來時，他的手兒顫動着。

她拿了車票，讓他過去；沒有一句話。

可憐約翰·蒲丹的呼吸突然停住了。但是他盡力把他鎮定起來，以他的一隻眼睛堅定地看着她的臉說，帶着一種艱辛的努力想穩定他的語聲：

『你好嗎？』

『你好？』這婦人回答。他接觸她的眼睛，見牠們張大着成爲一種睜視，看牠們猜摸着他割過的臉，接着她迅速地掉過頭去，彷彿她不能忍視這個光景似的。他想要停住，但他注意到她的兩唇顫震着，聽見一聲喃喃道：『耶穌，馬利的兒子！』好像他是惡魔投胎一般。他蹣跚着走，深深地受了創傷。

『她不認識我！』血液在他的兩耳裏鎚擊着。『她不認識我，不認識我！』他拖曳着走到車站對面的長凳旁，把他的行李丟在地下，他倒在坐位上。

她不認識他！科凡克斯，車站守衛的妻子，不認識約翰·蒲丹。她父母的住宅和他父母的住宅是毗隣。她和他曾一同上學去，他們曾結合在一起。他摟他在他的兩臂裏，吻着，吻着她，天曉得他吻過不知多少次，在科凡克斯到村裏來向她求婚之前。而今她不認識他！改變得這樣大，連他的聲音也不認識了。

他不知不覺地又向她膘了一眼，見她和站長熱切地談着話。由她的手勢看來，他猜想她在告訴她剛纔所看見的那種可怕的光景，這陌生的兵士的臉兒是

這樣可厭地破殘。他發出一聲簡短的怨聲，一句不完全的咒語，接着他的頭垂在他的胸上，他悲嘆着像一個被棄的婦人。

他去做什麼呢？到城堡裏去，開開門走進僕役的宿舍裏，向這吃驚的女郎喊一聲唐突的『喂！馬克撒嗎？』

他老是這樣想着它。鬼曉得，他怎樣常常描畫着這點——女婢們的呼嘯，馬克撒的歡叫，她把她的兩臂緊緊圍抱着他的頸項，成千的問話會向他傾倒下來，其時他坐在那兒，把馬克撒摟在他的膝上，時或吐出一個偶然的回答給他受驚的注意的聽者。

但是現在——現在怎樣呢？到馬克撒那兒去嗎？他？帶着那張可怕的臉，使朱麗亞，這車站守衛的妻子，見了驚嚇得忙劃起十字架來的臉？馬克撒不是因她尖利的舌子和傲慢的態度而聞名全州嗎？她會評擊罵倒那般男子，訕笑着他們，愚弄着他們全體，直至最後她愛上了他。

約翰·蒲丹把他的拳頭插進他的嘴裏，挖掘着他的牙齒而入於床肉，直至最後他痛了起來，這纔遏止了他的怨嘆。他把頭埋藏在他的兩手裏，沉思起來。

在他平生裏沒有遇着不順暢的事過。他在學校裏，在城堡裏，甚至在軍營裏，常是被人家所喜愛的。他滿意地吹哨過活。他是一個美貌敏捷的青年，一個絕妙的騎手，和一個駕車特有風度的馬車夫，他愛他的馬，正和他的馬愛他一樣。當他馳過的時候，他賜婦人們一吻，他總是看見一陣諂媚的微笑泛上她們的臉龐。只不過和馬克撒接吻稍爲接得長久些。可是她的美麗是到處聞名的。就是約翰的老板，這城堡的主人，也幾乎妒嫉地拍拍他的肩頭，當馬克撒和他訂了婚的時候。

『一對漂亮的配偶，』牧師曾經這樣說過。

約翰·蒲丹又在他的袋裏摸索着這面小鏡，他垂身坐着，一種深沉的悲哀

壓迫着他。這鏡裏的那個東西就是要去做美麗的馬克撒的新郎嗎？那猴子般的臉兒，那補綴成的東西，這該詛咒的庸醫，這騙子，他們叫做一個著名的醫學權威的傢伙，一個聲望顯赫的醫士，所縫紉拚補成的那個棋盤，牠和那個馬克撒允許結婚的約翰·蒲丹——他開赴前敵去時，她陪送他到車站，和他痛哭而別——有什麼關係呢？對於馬克撒只有一個約翰·蒲丹，那就是替城堡主人駕車的車夫，和村中稱爲最漂亮的人。而今他仍是車夫嗎？主人將不會收留這樣一個嚇鴉物，不會同這樣一個鬼怪坐在車廂上駕到州廳去，以致恥辱他的尊嚴的一對主人。製秣——這他們將會叫他做——掃除圈欄內的糞污。馬克撒，這美麗的爲一切男子們所爭寵的馬克撒，還會做一個不幸的日工的妻子嗎？

不，——這是約翰·蒲丹所能確定的——坐在這長凳上的男子再不會是屬於馬克撒的約翰·蒲丹。她現在不要他，像主人不要他在車夫的坐處上一樣。

11  
一個殘廢者總是一個殘廢者，馬克撒所訂婚的是約翰·蒲丹，却不是給那個他

帶回來給她的怪物。

他的悲哀漸漸地讓位給一種不可遏止的憤怒，反對那些城市裏的市民，他們盡灌輸他以鬼話，談得他神昏顛倒，把他推入天曉得的什麼一種境地。馬克撒應該自傲，因為他已爲服役他的祖國而成爲畸形的了。自傲？哈哈！

他冷諷地笑着，他的手指在這可詛咒的鏡的周圍痙攣地抽緊，直至鏡子破爲碎片，割了他的手。血液緩緩地流下他的衣袖。他沒有注意到它。他切齒的憤恨那般醫院裏的貴婦們，她們的胡話邪說已奪去了他的理智。她們或許想一個男子帶着一隻眼睛和一半鼻子，對於一個鄉村女子是夠好了吧？祖國？馬克撒可以帶着『祖國』到聖壇前去嗎？當她見婦女們向她憐憫地看着的時候，難道她可以拿出『祖國』來誇示她們嗎？難道『祖國』會帽上帶着飄帶飛駕過村子嗎？可笑！

面着車站坐在長凳上，這村莊的名牌射入他的眼簾——一個簡短的村名，

單獨一個字，它包含他的全個生命，他的全部記憶，希望和經驗——約翰·蒲丹特然想起一個村裏的人物來：彼得跛子，他許多年以前住在磨坊後傾倒的草舍裏，那時約翰還是個小孩子。約翰看得他十分清楚，他站在那兒，帶着喧響的木腿，和愁鬱，飢餓，羸瘦的臉兒。他也是爲這『祖國』在掠奪戰爭的時候，在波斯尼亞犧牲了他的一部分——他的一條腿。此後他孤獨地在破舊的草舍裏居住，給兒童們作笑柄，他們模仿他的走路，而且忍受着農夫們的怨謗，他們怨憤這個重担加到社會上來。『服務祖國』。當彼得跛子走過時，從未提起過『祖國』的事。他們輕蔑地喊他爲村中的乞丐。這就是所謂『服務祖國』的結果。

約翰·蒲丹在憤怒中磨軋着他的牙齒，恨他在醫院裏沒有想到彼得跛子。倘他那時想到的話，他將給那些市民們一頓爽快的面斥。他將告訴他們，他對於他們愚蠢的喋喋的騙話——關於『祖國』，關於像一隻猴子般的回家去見馬克

撒是件極大的榮譽的騙話——所想的是什麼。如果此刻有醫生在他的掌握之中啊！教士於他每次被宰割之後，從各方面把他攝影，這樣攝影已不祇一次——有十餘次——彷彿他已成了一種奇蹟，變為一種驚世的傑作似的。而今這裏朱麗亞，甚至朱麗亞，他自幼的玩伴，他的鄰居，也認不得他了。

約翰·蒲丹沉浸在他的不幸之中是這樣深，被捲在復仇的危險計劃裏是這樣專一，他竟沒有注意到一個人已在他的面前站了幾分鐘，好奇地從各方面端詳着他。突然一個聲音把他從深思裏驚醒過來，而且有一陣熱氣噴湧到他的臉上，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帶着驚喜的恐怖，他聽見有個人說：

『這是你嗎？蒲丹！』

他舉起頭來，快樂着他終於被認識了。但是第二分鐘他就皺起他的眉來，完全失了望。這說話的不是誰，而是米哈萊這駝背。

那裏沒有別的一個人，在全村裏，甚至在全州裏，當那個時候約翰·蒲丹

會不摯誠地握手，感激得五體投地的。可是對這駝背，他從來不要與之幹什麼事的駝背，自然是不會握手的。這傢伙說不定在想他已找到了一個同伴，或許在高興着他此後在該處裏再不會是獨一的畸形人了。

『是的，這是我。怎麼？』

這駝背的尖利的一對小眼睛，好奇地細察着蒲丹的滿是癍疤的臉，他憐憫地搖搖他的頭。

『是的，是的，自然是俄羅斯人使你這樣的。』

蒲丹向他咆哮着，像一隻惡狗。

『這不是你的事。你有什麼說話的權利？倘我生到世界裏來，像你一樣，把我的肚子反置在我的背上，那俄羅斯人就不能使我怎樣了。』

駝背靜靜地坐在約翰的旁邊，一點也沒有表現出被侮辱了的樣子。

『戰爭不會使你溫和些，這個我能看得出的。』他冷淡地說。『你的心境

確是不快樂，這並不使我驚異。是的，那是這樣的。窮人定要捐出他們堅強的骨肉，這樣敵人就不會來掠奪他們盈餘的財富。像你這樣能從那裏出來，不能不慶賀你的命運。」

『我，』蒲丹厭憎的一瞥，咆哮起來。『炮彈不問你是貧或是富。伯爵男爵躺在那裏，在日光裏潰爛着像死獸一樣。無論什麼人，只要是上帝在他的搖籃裏不曾摧折他，現在都出去在戰場裏了，不論他是窮得像一隻教堂裏的耗子，或是慣從黃金盤上飲食的。』

駝背咳嗽幾聲，聳聳他的肩頭。

『那裏有各種各樣的人民，』他說。正將要添說幾句別的事情，但是想着他自己，靜着不說了。

這蒲丹常常有一種阿諛者的心情，得能侍奉這高貴和有權勢的人，他就引為驕傲；和他的壓迫者在一起，他就覺得堅實起來，因為他被允許穿着金邊的

制服和帶着銀的鈕扣，助長他們的威風。他的主人逼迫他，叫他去擋大砲，以保護他們自己的財富。而今這人坐在那兒，變成畸形了，僅帶着一隻眼睛。雖說如此，他仍不許誰有對他仁愛的主人的批評。反對這種笨漢，實在用不着。對於他是無需費一句話的。

這兩個人靜寂地坐了一會。蒲丹留心審慎地裝了他的烟管，米哈萊關心地注視着他。

『你到城堡去嗎？』駝背小心地問，當烟管最後燃着了的時候。

約翰·蒲丹注意到這可惡的動物所要說的是什麼。他是知道他的。一個社會主義者——這就是他的爲人，他是那些不中用的傢伙中的一個，這些傢伙靠亂叫一陣鬼話邪說，送進貧民的耳朵裏去，從他們的口裏拿取麵包，正如一隻卑惡的狗反噬飼他的手。他曾在造磚廠裏做過工頭，過過一種舒適的生活，而他的報謝是這樣：煽惑全體工人，反對廠主——蒲丹的主人——準備在城堡的

四角縱火，直至他們獲得了二倍的工資。有一次，米哈萊也想同他來一試他的命運。他曾要他的主人開除一個惡人。但這次他竟胆敢反對起這正直的人來。在他的右耳上一拳，左耳上一拳，接着又是對準的一腳——那就是回答他，使他永遠再不敢試將約翰·蒲丹做成一個社會主義者，做成不知上帝或祖國的那些下流人中的一個。

米哈萊在凳上不安地移動着，時時從旁邊細察着他的鄰伴。最後他鼓起了勇氣，突然的說了：

『他們說不定會高興你回來了。你的兩臂是仍舊完全的，他們工廠裏需要人。』

蒲丹翻起他的鼻子。

『造磚廠裏嗎？』他輕蔑地問。

這駝背爆出發聲來了。

『造磚廠嗎？造磚廠是好的。在戰爭的時候，誰需要磚呢？這造磚廠是早已過去了，朋友！你會看見那邊的貨車嗎？牠們都是滿裝着砲彈的。每星期六有一整列車的砲彈離開這兒。』

蒲丹凝神地聽着。這是新聞。一種情況的轉變，他聽都不會聽到過。

『你看，那裏有這樣一種精密的區別。』米哈萊諷譏地微笑着，繼續說下去。『一種人離開去，讓他的頭顱被打落。而另一種人却安適地居留在家裏，製造砲彈，以每張千元的紙幣裝飾他的城堡。是的，這是我所確知的。』

『我們怎樣做呢，嘍？用豌豆或用空氣射擊嗎？你沒有子彈是不能戰爭的。子彈正和兵士一樣的需要。』

『不錯。因為富人有當兵或是製砲彈的選擇權，他們選擇製砲彈，而把你送到前線去，打落你的頭。你為你的眼睛所得到的是什麼呢？二十五塊錢一年？或者五十塊？而其他的人們，只供作烏鴉的飼養，甚至不能由戰爭得到這

點恤金。然而城堡中的紳士，可以賺到五百元一天。做這種事情，就是他的手指也不用負險。我如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也定是個愛國者了。我告訴你實情。起先，自然囉！他們說他將參戰去，他真的威風地騎去了。但三星期之後，他又回到這裏來，帶來了機器和一切的裝備。現在呢，他居然在市會所裏作巧妙的演說，送別的人們赴死去——這事的到頂，便是嫖戲留在後方的妻婦。他塞飽他的錢囊，而且戲弄着工廠裏的每個女子。他是全區裏的雄雞。』

蒲丹，煩躁地皺着他的眉頭，讓這人講下去。但是最後的幾句，打擊得他震戰起來。他豎起他的耳朵，開始不安起來。一個問題在他的唇上燃燒，但是他却竭力遏抑着不問。可是結果他再也遏制不住了，終於噴了出來。

『馬……馬克撒也在工廠裏做工嗎？』

這駝背的兩眼閃着光。

『馬克撒！這美麗的馬克撒！我應該這樣說。她會做過女工頭，雖然——』

他們說——她從未有過一顆砲彈在她的手裏過，但是，補充之以這廠主的手

……』

一聲短促，嘶啞的咆哮，約翰·蒲丹撲在駝背的身上，扼住了他的喉結，把它搾進他的頸裏去，而且握他在這樣一種殘忍的掌握裏。這人以他的兩臂擊着，他的兩眼從他的頭上可怕地突出，他的喉嚨斷斷續續地作響，他的臉色變爲蒼白。約翰·蒲丹放了他的手，米哈萊倒在地上，躺在那裏喘息着。蒲丹快快地收集起他的東西，大步地迅速地走去，好像城堡裏有點什麼事情，怕到得太遲一般。

他並不同頭去看看米哈萊這駝背，一次也不轉過去，只是悄悄地走他的道路，經過長久時候，還覺得在他的手裏有這溫熱的喉嚨。

一個躺在路上喘息的人於他又算得什麼呢？多少不過是一個人罷了。在這行軍縱隊的有韻律的齊整裏，他曾經過成千萬個像他那樣的人，而這從未使他

想及。他的心因困疲而遲鈍了。那密密地散在野上的灰色的斑點，那排在道路上的宛如春天時的糞堆的東西，都是被擊斃的人類。他和他的同伴曾在屍堆裏跋涉，在開爾西地方，當他們衝過戰野的時候，泥灰色的手在每條溝縫裏伸出，在空中爬搔着。褲子浸在血泊裏，扭歪的臉兒在地上生出，好像一切的死者都從他們的坟墓裏爬了出來，去受最後的審判。他們曾踏過屍首，也會在屍首上打跌過去。一次，這個肥胖的預備隊的小軍官，曾得到死一樣的作嘔，使他的同伴們大笑起來。因為他一不留心，踏在一個半爛的俄羅斯人的胸上，這屍體崩潰開來，他幾乎不能把他的脚從這臭腐的洞裏拔出。約翰·蒲丹回憶起這些人對於軍官所施的滑稽的惡作劇，不覺爲之微笑。

道路在中午的太陽光裏閃灼着。村中的時鐘已打十二點了。從山那邊，傳來工廠氣笛深長的嗥叫，一朵小小的白雲在那兒升起，罩住了樹杪。蒲丹加快他的脚步，與其說他是走毋甯說他是奔，汗點淋了下來，抓癢他的頸脖，他不

爲之顧。幾乎整整的一年，他不曾呼吸過什麼，除出醫院裏的空氣；不曾嗅到過什麼，不過是防腐藥消毒劑那類藥的氣息；所看到的，不過是屋頂和牆壁。現在他的肺在這野花遍生的草地的芬芳裏呼吸着，深爲暢適，他的靴底堅實地踏着地面，彷彿他又在秩序整齊地進軍一般。

這是他自從受傷以來第一次的散步，這是自從在俄羅斯的國土上那種發狂般的進軍以來他第一次所看見的道路。在這時候，他似乎聽到砲的轟響和駝背短時的掙扎，使他的血液活躍起來，他的關於戰爭的記憶——一時間裏被醫院生活的陰慘的單調而窒塞了，彷彿它被壓在垃圾層下——突然又捲回給他。

他幾乎悔恨離開那個該詛咒的惡徒太快了。再多些時間，他將永不會再開他的褻瀆的口來。他的頭將會脫力地垂倒在一邊，他將再一次以伸展的手指貪戀地擁抱空中，接着在一閃光之間緊緊地縮做一團，正像這肥胖的，帶着大的藍眼睛的污穢的俄羅斯人，他是第一個被約翰·蒲丹所勒死的人。蒲丹不讓

他放鬆，直至他完全停止了蠕動。他勒死他好像一個門釘。而他仍是個有趣的  
人，幾乎沒有像那卑鄙的駝背這樣的可惜。但他是第一個被他攫入他的掌握之  
中的敵兵，他的第一個俄羅斯人。雖然有一大羣別的人都相繼死於蒲丹的手  
中，而這肥胖的人要算是被他勒縊至死的唯一的一個了。他曾以他的鎗柄擊死  
許多人，把他的鎗刺穿過別的一羣人。他甚至以他的靴子踏腐這些可憐虫，他  
們當着他的面打倒了他最親愛的同伴。可是他從來沒有再勒縊死一個人過。那  
就是這個矮小肥胖的傢伙所以能留銘在他的記憶裏的原因了。而對於其他的  
人，不論怎樣，他追憶不起來。現在在他的心裏所見的都是一種灰綠軍服的混  
雜。他想到他的英勇的作爲，這肉搏時的磨齒，蹬足，喘息，和詛咒的諸種聲  
音，又在他的兩耳裏震響起來。他奇異着，多少被他送到別的一個世界去了  
呢？那只有上帝或許在數着他們吧！他保護他自身的皮肉，已是夠忙了。一個  
人只要停着看一看周遭，他將會帶着他的好奇到另一個世界裏去。

那裏還有別的一個臉孔固定在他的記憶裏。一個高大瘦削的漢子，長如一枝竹竿，帶着闊大的黃齒，磨軋着好像一隻野豬。是的，他有一幅他的畫圖，清晰得好像是昨天的事一般。他看見他已半靠着牆，在他的頭上揮着他的鎗。只要一秒鐘，這鎗柄就會颯的打了下來。但是一個遲鈍的俄羅斯人決不是個占約翰·蒲丹上風的人。在他有機會擊下他的鎗之前，蒲丹的鎗刺早已刺入他的肋骨間了，這俄羅斯人就倒下去，壓在他自己的鎗上。這鎗刺刺了又刺，甚至穿入他後面的牆壁，猛烈得差不多使牆倒了下來。

但是這同樣的事情，從來沒有再遭逢着蒲丹過。遇着那樣的事只有一次，因為他刺得太猛烈，咬緊着牙齒，把鎗桿握得緊緊的，彷彿牠是他要裂開的鐵條。事實上是因他還不會發見割倒一個人真的不是這樣難。他防備着反抗的總結算，他的鎗刺陷入那般漢子的身體好像乳油一般。他的口是驚奇地開張着——就是細微的一點他也能記憶起來。一個從未試過鎗刺的人，想人是全以

骨造成的，他刺起人來定是非常用力。這樣他要在一個形狀狼藉的惡魔乘他不防的良機之前拔出他的武器來可就難了。方法是這樣，你只要輕捷地向他刺去，急速地躍刺一下，那麼刀鋒自己溜了進去，好像一隻好馬——你真的難以拉牠回來。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把你的眼睛離開你的敵人。你必不可看你的鎗刺，或是你想要刺的地方。你應該時常注意着你的敵人，猜測他這時所要作的行動。由你敵人的面上，你一定要讀出後退適當的時間。他們都是同樣的動作——確像這最初高大狂野的，磨軋着他的牙齒的傢伙一樣。突然之間，他們的臉兒轉爲絕對的安靜，彷彿冷鐵在他們的身體裏凍却了他們的怒氣，他們的兩眼驚詫地張開着，看着他們的敵人，好像責問道：『你作什麼？』在他們倒上死者之前，他們習慣地握住鎗刺，不需要地割了他們的手指。倘你不確知怎樣去做，不及時抽回你的武器，而且不把牠從傷者的身上迅速地抽出，正當你看見這人的眼睛漸漸張大的時候，你將會同他一齊倒了下去，或將會被別個敵

人的鎗柄打中你的頭，在你能把你的鎗刺抽出的許久之前。

在每次嚴重的格鬥之後，當他們批評這些人——有的因舉動愚鈍而被擊倒，有的因他們的笨拙而償了他們的生命——的時候，約翰·蒲丹常常和他的同伴們討論起上述的這一切事情。

他沿着到城堡去的熟識的道路，匆匆地大步着走去，一路上他完全沉浸在往事的追憶裏。他的兩腿自己移動着，好像上歸程的馬。他穿過開着格子門的通路，已經在沙礫徑上走着了，但他的頭俯在他的胸上，沒有注意到他已抵了家。

馬的鳴聲把他從他的沉思裏驚醒轉來。他靜靜地站着，被這馬廐的光景深深地激動了，只有相去幾步路的地方，馬廐裏，他溺愛的馬的橫腹在薄暮裏閃着光。他正想轉變到廐門去的時候，在下去頗遠的地方，在這廣場的他端，他看見一個婦人從造磚場出來。她頭上戴着有斑點的紅絲巾，驕傲地帶着她的豐

滿的形體，她的臀部挑戰地擺動着，使她的廣闊的裙緣波蕩起來，好像風吹動一成熟的禾田。

約翰·蒲丹站着不動，好像有人在他的胸上打了一拳。這是馬克撒！在全州裏沒有第二個女子有如那樣的步態。他把他的行李丟在地上，跑了過去。

『馬克撒！馬克撒！』他的喊聲雷般的震動着這廣大的院場。

女郎轉身，待着他近來，從半閉的眼睛裏好奇地窺視着他。和她幾乎臉向臉的時候，蒲丹靜靜地站停了。

『馬克撒！』他輕輕地重說着，他的視線困惱地釘在她的臉上。他見她轉爲蒼白，白得如粉筆一般，見她的兩眼不安地來回的跳，從他的左頰跳到他的右頰，遂又回了過來。接着恐怖闖入了她的兩眼。她把兩手蒙着她的臉，轉身跑了開去，盡她兩腿的力氣快跑着。

蒲丹十分憂傷地目送着她。這正是他所想像的他們重逢時的情況，自從朱

麗亞，這車站守衛的妻子，這同他一道長成的婦人，不認得他。可是跑開去，那是太使人心痛了。她是用不着跑的。約翰·蒲丹不是那種強逼一個女子承認他的人。倘若因他現在破了相不能使她喜歡的話，那麼她可以另找別的男子，他呢，也可以——他將找別的女子去。他對於這事，是一點也不煩擾的。

這就是他要去告訴馬克撒的。

他跳去追趕她，在離開機器工場數步的地方，追着了她。

『爲什麼你從我跑了開去呢？』他咆哮着，窒息着，捉住了她的手。「倘若你不再要我，你只要這樣說好了。你怎樣想——我會吃你嗎？」

她研究地睜視着他，不決起來。他幾乎可憐她，因她是這樣顫抖着。

『你是怎樣的面相啊！』他聽她訥吃着，他憤怒得臉色轉紅。

『你知道它的。我會把它們寫信告訴你過，說一顆榴彈擊傷了我。你想這會使我看些嗎？爽直的說罷！倘若你再不要我了。純粹的酒是我所要的，不要

什麼調和。要或是不要？我不會強迫你和我結婚。爽快的說呀！要或是不要？」

馬克撒靜着不語。在他的臉上，他的一隻眼裏，有什麼東西把她的呼吸拿去了，這東西好像寒冷的手指挖入她的心臟。她的眼睛看着地，口吃着說：

『但是你還沒有位置。我們怎能結婚呢？你應該先請求主人，倘他……』

這話好似一條火焰織成的紅殮衣，墮在約翰·蒲丹的眼前。主人？她關於主人所說的是什麼？他想起駝背，這在一閃光間回到了他，他才知道這漢子沒有撒謊。他的手指緊捏着她的手腕，好像一對紅熱的火鉗，使她喊出痛的聲音來。

『主人！』蒲丹暴叫着。『你與我之間要主人來作什麼呢？要或是不要？我需要一個回答。主人和我們沒有關係。』

馬克撒變爲傲慢。突然一種可注目的自若的態度回到了她。色彩回到了她

的兩頰，她的兩眼驕傲地閃着光。她站在那兒，帶着高傲的態度，——這是蒲丹所看慣了的——她的頭舉得高高的，公然反抗起來。

蒲丹注意到這個轉變，而且看見她的視線越過他的肩胛。他放了她的手，立刻旋轉身去。正是他所想的——主人，從機器工場裏出來。他的年老的林務官，都德，跟隨着他。

馬克撒好像一隻貓似的跑過蒲丹，跑到主人那邊去，俯下身吻了他的手。蒲丹看見他們三個人走近來，就低下他的頭，好像一隻公羊準備着襲擊。一種冷的，堅決的甯靜在他的心裏慢慢地升起，彷彿在戰壕裏當號手給了一個放射的記號的時候。他覺着主人的手觸他的肩頭，他後退了一步。

這一切是什麼意義？主人說着英雄主義和祖國，一大堆和馬克撒沒有關係的廢話。他讓他滔滔地說下去，讓這些話像雨點一般的在他的頭上傾倒下來，一點兒也不注意它們的意義。他的眼光不安地徘徊着，從主人的身上轉到馬克

撒，又從馬克撒而至林務官，直至它好奇地停滯在閃亮的東西的上面。

這是掛在老林務官身側的獵刀的鍍銀的柄，在日光裏閃爍着。

『像一把鎗刺，』蒲丹想着，一個主意閃過他的心地，把這東西抽出刀鞘，刺入這蕩婦的身體，深及於柄。可是她的豐圓的臀部，她的燦爛的波動着的衣裙，使他困惑起來。在戰爭裏，他從未和婦女們交手過。他對於刺入那個着衣裙的身體將會像什麼的事，可不能確切地想像了。他的眼光又回到主人的身上來，現在他注意到他的倔強的靜默已使他停止了。

『他磨軋着他的牙齒，』這提醒他，『正像那個高大的俄羅斯人。』他對於他心裏浮起的一個幻象——主人亦如那個俄羅斯人一樣，帶着一個安靜的臉，和驚異的責問的眼睛——幾乎忍不住發笑起來。

但是那時他不曾說起關於馬克撒的事嗎？馬克撒和他有什麼關係？

蒲丹挑戰地挺起他的身來。

『我自己會同馬克撒辦妥事情，先生！這是她與我間的事。』他啞聲地回答，當面直視着他的主人。他仍有他的口髭，甚至兩旁也有了，髭端巧妙地向上鬚曲着。駝背曾怎樣說？『一種人離開去，讓他的頭被打落。』他畢竟不是這樣愚笨，駝背是不錯的。

蒲丹的話激怒了主人。蒲丹讓他暴叫着，他儘管睜視着，好像一個人被獵刀的鍍銀的柄所催眠倒了一樣。他一直沒有聽話，直至馬克撒的名字又打動了他的耳鼓，這纔使他注意起來。

『馬克撒現在是我雇用着，』他聽主人說。『你知道我是愛你，蒲丹！我再可讓你去看看馬，倘你要管的話。但是你不能干涉馬克撒。我不願有什麼爭鬧的事。倘她仍要和你結婚，那是好的。但她若不願，你可不能惹她。倘我再聽見有你煩擾她的事，我將逐你見鬼去。你懂了嗎？』

蒲丹怒沫飛濺的，傾瀉出他的憤怒的洪流來。

『見鬼去嗎？』他喊着。『你逐我見鬼去？你自己先到那邊去了的好。我已經見過鬼了。因爲八個月時間我在地獄裏。這裏是我的臉。你從我的臉上可看出我是由地獄裏來的。你在這裏玩着保護者的把戲，你的錢囊塞得飽滿的，送別的人出去死——那是容易的。一個在家裏閒度光陰的人沒有權利送那些爲他的緣故已進過了地獄的人們見鬼去！』

他的怒潮是這樣的高漲，他說起話來，也像這駝背，社會主義者一樣，而且不以此爲羞。他站在那裏，帶着緊張的肌肉，好像一隻野獸，準備着撲擊。他見主人預備打他，見他的扭歪的臉，見馬鞭閃過空中，甚至見牠落在他的身上。但他沒有覺到這突然的猛烈的一鞭，撻在他的背上。

一躍，他把獵刀抽出了刀鞘，把牠刺在主人的肋骨間——沒有長揮一下，因爲這樣有人會攔住他的手臂，在他下刺之前。啊，不！只不過十分輕捷地，由下面，突的震刺一下，正如他在戰爭裏所經驗得的。這獵刀和他的鎗刺一樣

妙。牠刺入肉裏正如奶油一般。

接着，一切事情都按常規出現。約翰·蒲丹帶着他的前伸的下頷站着，看見主人的因憤怒而扭歪的臉突然平靜了，而且轉爲沉靜和平滑，彷彿牠是鐵鑄的。他見他的兩眼擴張，驚異地看着他，似乎在責問道：『你作什麼？』一樁事情蒲丹沒有看見，就是主人身體的收縮，因爲在這一剎那間，一擊轟的落在他的後腦上，好像一條瀑布從一種無限高的地方傾瀉下來。一秒鐘裏，他還看見馬克撒的臉裝在一種火輪裏，接着，他的頭顱裂開了，倒在他主人的身上，他主人的身體已躺在地上顫慄着了。



坎茨甫捏：

## 一個新生的復活節

一條小流從源泉裏不倦地流了出來，形成一條小溪，閃亮得如水晶，蜿蜒迤邐好像蛇行一般。成日的，婦女們到那裏來汲滿她們的水瓶，農夫們帶着他們的牛羊，朝出晚歸的從那裏經過，三棵高大的篠懸樹，像固定的哨兵似的站着，在微風的噓息之下，作喃喃的低語。略靠水流的右傍，倚着一株樹幹，躺着一個常在這個地方的乞丐伯拿諦，村人喊他爲跛子，他不斷地重覆着說：

『倘我沒有失去，我是神志清醒。可是我到這裏以後，我是神志不清。自我知道我做的是什麼事，我是還沒有失去。同胞們呀！捨施我罷！』

過路人和到井來的婦女們，給他一個銅幣，聽着他的說話，詫異地笑他。

他，低垂着頭。好像一個人對於自己的惡行感到了羞愧似的，偷偷地警視着他的失去了的手，接着是他的失去了的足，常常回轉來唸這可笑的同一的腔調，好像一個窒悶於牢房的四壁之間的人，無聊地徘徊着。

他對於乞丐生涯，還不曾過慣，因為在一短時間以前，他還在醫院裏，受人好好的看護，在那兒，科學在完成那為戰爭而發生的工作，割去了他的右手與左足。

未入醫院之前，他是一個兵士，更前，他在他的山莊裏過活，自由得似小鳥，他一邊工作，一邊快樂地歌唱呼嘯着。他自家沒有田地，所以把他自身出雇給農家，賺幾個錢來，以維持他的母親和姊妹的生活。他又從事副業，得些額外的收入。他用炸藥捕魚，為避免警察的干涉計，他賣魚極為秘密。

在那時候，他愛上了一個姑娘，想娶她為妻。在他餘暇的時候，協同他的一個以木工為業的表兄，在他小小的屋子上，添造一層樓，這樣他結婚之後，

他的母親和姊妹仍可以在那裏繼續住下去。未添造之前，他們一直和其餘的人一樣，只有一間房子，用作臥室，廚房，生活進餐都在一處，睡眠也在一起，兩個婦人睡在一張大床上，他就睡在一張小床上。

突然戰爭爆發了。他不知道爲什麼原故，只覺得他自己被捲入在一種颶風裏，地獄裏那裏有千千萬萬的人衆，在小山和平原上，以惡魔似的鎗砲，彼此互相攻擊着，互相屠殺着。他目覩着他們。他聽見負傷者的哀號，臨死者最後的呼聲。在這惡魔跳舞之間，他突然覺得他自己墮入在昏暈的狀態裏了，一種極迅速極敏捷的感應使他覺得地球裂了開來，把他吞入牠的火焰似的臟腑裏去了。在醫院裏，當他回復了他的意識時，他被一種慰問與讚詞所包圍了，讚美他流了熱血，讚美他爲國家犧牲了他的肉體。這樣一步一步地他得到了這樣的堅信：在戰野上殉死或是打斷了四肢，並不是椿怎樣大的不幸事。他甚至在他可怕的犧牲裏覺得有種傲氣在開始活躍着了。他的同伴們讀報章給他聽，在報

上傷兵是被稱爲『光榮的英雄』的。一個看護對他說，國家對於她的英雄們彷彿一個和愛的慈母對待她的孩子一般，是滿懷着感戴之情的。

他關於他國家的話，聽得這麼多，國家若慈母的這個觀念漸漸地在他的頭腦裏變成牢不可破了。事情是這樣，他離開醫院時，少了一隻手和一條腿，却添了一對拐杖，一顛一躓地走到鎮裏去，雖說現在只剩了半邊人，但他走路，却還帶有誇耀的傲態。第一次他覺得人們的眼光落在他的身上時，他羞慚得俯下頭去，好像在說：『來，來，我不曾得到怎樣的成功，我不過盡了我的責任罷了。』

在回鄉的火車裏，同廂的旅客們憐憫地問他的傷處是什麼地方和怎樣得來的，他就以生動狂熱的語調，把他的故事告訴給他們聽。有的人拍着他的背，有的喊着『美哉！美哉！』有一個對他說，說他是一個真英雄。

他的心裏充溢着傲然的快感。啊！一個人爲他的國家赴湯蹈火而賺得如此

甜蜜的頌揚和全世界的愛戴，這是如何美好的事啊！『我的國家』這些字具有一種如何可愛的音調啊！穿過火車單調的隆隆聲，幻想中他聽見有愛國歌，軍歌，國歌的唱聲，和號角的召喚，戰爭的噪響。他的心兒漲出新的快樂，他的靈魂充滿了新的傲氣。

他夢想着回到故鄉後的情景，想到他將受他的母親和姊妹如何的歡迎時，他的臉兒不覺光輝起來。可憐的婦人！她們將如何的摟抱着他，如何的要求他把他的故事告訴給她們聽，鄰人們和全村的人又將如何的簇擁着他，頌揚他，而且喊着『美哉！』

離他的目的地還有三小時的行程的時候，有兩個人從一道傍的車站跳進他的車廂裏來。他凝神地注視着他們，立刻認識了他們是從他們的故鄉裏來的，他們都是地主，家境頗稱小康。他從前常常替他們做工。他們看到他，相互的耳語着，接着，其中的一個開始對他說了：

『你不是我們村裏的伯拿諦嗎？』

他高聲的回答說『是的』，又接着心裏想：『我是光榮的英雄啊！爲國家犧牲了我的一隻手和一隻腳。』

那兩個人憐憫地緊覷着他，和他握手時帶有些哀愁的樣子，而且裝出一種憐惜的神態，詢問他覺得怎樣。當他回答說『很好，謝謝！雖然我失去了半邊身體』時，他們以極摯誠的同情的語調喊道：『可憐的青年！遭遇了何等可怕的不幸啊！』

這些話刺得他好厲害。他希望他們也能如醫院裏，火車裏，他全然不認識的人們一樣，讚揚他的功勳，求他詳說他的故事。他們不但不這樣做，而且憐惜地悲傷地凝視着他。難道在他們看來他不是個光榮的英雄嗎？或者他們在妒視他的榮華。……是的，一定是這樣的。這惡徒！從他的故鄉裏出來的可恥的東西！但是他們又開口說了：『可憐的伯拿諦！在這個局勢下你要算是第一

個回來了。何等可怕的厄運呀！」

憤怒地，他厲聲的說：『唉！不要管！』

接着，他們開始問起關於前線的朋友來。他乾澀地，簡慢地回答了，又對他自己說：『你們不配同一個英雄談話。』

抵故鄉時，他看見許多熟人在車站守候。他們起先似乎遲疑着，過一會，纔認識了他，走近前來胆怯地問候他，帶着一種愛人死了似的哀弔的態度對他。從他們的眼裏，他們的神態上，他看出他們在憐惜他。但是，爲什麼他們定要憐惜呢？難道他們不懂站在他們前面的正是一個光榮的英雄嗎？難道他們不會讀過新聞嗎？醫院裏，鎮上的人民，誰也知道的，爲服役自己的國家而犧牲了自己的半身，這正是一個人應盡的義務，難道他們，這些昏頭的村夫不知道嗎！關於這點，他們是應該瞭解的。可是這些可憐虫，總是嫉妒……唉！是的，這在每個人看來，不見得都被看做一個光榮的英雄。現在他走近了他的住

宅。

『至少，母親是不會嫉妒的。』他反覆着想。『她見了我，將引以爲尊榮，而且摟抱她的英雄在她的兩臂裏。』

看！過去數步的地方。正是他的母親和一個老婦走向他來。因爲她已得到了他回來的報告。

『媽媽！』他喊着，盡力的快上前去。但是站停着，像死了一般，她睜大着眼睛，驚視着他，失望地扭着她的手。還有一個婦人，也站立着，驚懼地呆視着他。

『媽媽！你不認識我嗎？你的伯拿諦？』

『唉！……』她嘆着氣，把她的兩臂圍着他的頸項，悲痛地哭了起來。『你這樣斷了手足怎樣回來的喲？這是怎樣切斷的？我的孩子！我的小孩子！』

他見着她的眼淚，驚異起來了。這是什麼？難道她別無所感，僅憐惜着他

嗎？她是不會嫉妒他的，……這是不會有的事。

他想要告訴她，她是不當哭的，即使爲他回來成了殘肢的緣故，而這也是爲他的國家而犧牲了的。因他是一個光榮的英雄啊！但是，不知怎的，這些話對於他，第一次感到空虛無意義了。他母親的酸淚，已盜去了他的知覺。說話梗在他的喉頭裏，但一到他的唇邊，便死滅了。

他低着頭，隨她走進屋內去。那裏他的姊妹在床上躺着。這老婦人告訴他理由，說是最近三個月來，她患了風濕症。他走近她。她看見他，也駭異起來，突然哭泣了。

這晚，親戚和鄰人都來問候他，都憐憫他。沒有一個人說『美哉』，沒有一個人喊他爲光榮的英雄。夜裏，他獨自躺在牀上，這些怪異的事情在他的心裏旋轉，他第一次啓明了他的整個的不幸。他以他的一隻手摸着他的切斷了的殘肢，恐怖地戰慄起來。他現在怎樣維持母親和姊妹的生活呢？他母親已告訴

他，在他出門的整個時間裏姑勒是很健康的，一切事情的進行也很順暢；但是從她病後，兩個婦人究不知怎樣謀活的，那只有上帝知道了。現在，他和她們都不能做工，她們將會變成怎樣？對此謎子，上帝將何以解答？在那全個的時間裏，人們爲什麼把真理從他藏去了呢？在醫院裏，官長們爲什麼要以這些話來慶賀他？看護們爲什麼告訴他，說希臘是一個慈母，爲她犧牲了一個人的半身是很值得的呢？爲什麼報紙稱這些可憐虫爲『光榮的英雄』，而且以這些話來嘲弄他們呢？他們個個都是殘忍極惡的強盜？

他突然起了一種被籠入了的感覺。他戰慄起來。他想了別人好久，他看見過他們也像他一樣，在兵營裏，在戰場上，醫院裏。他們都入了圈套了。他記起來，這好像一個孩子張網捕鳥，作了一個空洞，上面以一小枝支着一塊石頭，洞裏他放些蟲豸，小鳥飛來啄食，石塊倒了下來，就把牠們囚住了。

在軍隊裏，他曾講過，那裏也有捕獅子，豺狼，和熊的羅網張着。

他們都是被捕了，都入了圈套了。

愛國的熱情，謊謬的理論，軍旗，兵隊，閱兵和儀式，國王及穿着華麗制服的將軍都不過是誘人落網的魚餌。戰爭便是圈套。希臘國家，超立其上，噬着人身，咬下他們的手足，暢飲他們的熱血。……在那貪食一切的肚子的一角，他自己的手和足，這時正是休息着。

以難言的憤怒，他啃噬着他的枕頭，咒罵他自己，爲了讓他自己被捕入在羅網裏；痛斥着人類，因爲那裏沒有人來警告近危的受騙者說：『止步！他是受騙了，一巨大兇猛的野獸正躺着待你呢。』

現在他的母親，他的真母親，需要他，需要他的手和足，來賺得生活。她困於窮乏，或許會遭餓而死呢。

唉！他作了如何的蠢事啊！他是一個笨伯……他這樣想着漸漸地睡去了。他因心靈的憂苦，疲倦得不堪。

第二天早晨醒來，他覺得一種極大的哀愁好像一條黑色的大被似的蓋住了他的全身。昨夜的思想又重來糾纏着他。往昔，夜的黑暗思想，一到天曉，就像霧障觸着陽光似的消去，但是現在這些再也消不去了。這好似牠們貫過他的頭腦像火把似的烙下了難治的傷痕。白天的明輝再也驅不了夜的黑暗。相反的，牠也喊着他的愚魯。

他嘆息着，茫然看着四周。爐裏有火在燃。姑勒躺在對面的大牀上，她的臉朝着他，看着他。

她的牀上展示着烏黑的長髮，媚眼，和櫻色的臉相，她是很美麗的。她一點也沒有病的樣子。尤其她的一對眼睛燃燒着這樣的火焰，令人想起她將要跳了出去，跑遍屋子和天井，使整個地方充滿了歡樂。但接近仔細一看，他見她在他出門三年間大大地改了樣子。她的腹部突起，躺在牀褥上，正如一個小小柔軟的枕頭。

他的眼睛飽視着她的丰姿，一邊預想着黑漆漆的未來。她即使逃脫了病魔的困壓，而她將逃不了飢餓的襲逼。就是她十分健全，恐也將沒有人要她爲妻。然而他將可以承此艷運娶她……若她不是他的姊妹時，他是用不着躊躇的……

這個想頭，使他害羞。他起了牀，慢慢地以他的一隻手穿衣，他問姑勒母親到那裏去了？他需要她的幫助，因爲他自己連洗面都不能呢。

『她沒有在這裏，伯拿諦！』她回答。『她到什麼地方去了，但立刻就會回來的。』

他旁着他的姊妹坐下，低聲的說：『那麼讓我們待着吧！』

他們靜默了幾分鐘，他俯着頭，默想他曾做了個何等樣的蠢漢。而她呢，只凝視着他。接着粗魯地，他抬起頭來問：『她做什麼去呢？爲什麼她去了這樣長久？』

他的姊妹躊躇着。過一會，纔說道：『她是出去……爲你去得些咖啡來。』

這些字一個一個的慢慢地落入他的耳朵裏，使他創痛，比鎗彈還要厲害。不，他不會想到這個過。他不信任他的耳朵，然而他確是聽得很清楚的。他的姊妹不會說『買……』

他的眼光直入她的眸子。深怕他不要聽見這些話趕忙問說：

『她不是爲我去……討咖啡嗎？』

她半閉着眼睛，沒有回答。

斷斷續續地，他囁嚅着：『上帝……我不想會這樣……』

想像裏，他看見母親沿門敲着，求一點點的咖啡……受這家粗暴驅逐，又因那家的拒絕而卑屈。這可憐的婦人究竟做了什麼，要在這樣白髮蒼蒼的老年，猶受人家千方的侮辱？這是他的過錯，因他曾幹了蠢事啊！切齒的痛悔開始攫住了他。他想起些事情，使他禁不住戰慄起來。在他出門的最近三個月裏，他的姊妹病着，他的母親呢，一定出去求乞。

『這樣……母親成了一個乞丐，姑勒？』

『不，不是！』她連忙回答說；『只不過今天，爲你的原故……她沒有咖啡給你吃……她爲此急得叫了出來……所以出去……取些……』

他從她的眼裏看出，她分明是在撒謊。一種諷刺的聲音在他的內心裏喊出！『你在醫院裏時，人家喊你爲光榮的英雄，而你的母親却在家鄉乞食。哈哈！好一個光榮的英雄，乞婆的兒子！』這聲音激怒了他，憤怒地對他的姊妹說：

『看這裏！莫用你的謊言來搪塞！你患病的三個月間，你們是怎樣謀活的。』

她羞紅了臉，她的眼睛爲恐怖所蒙蔽了，吃吃地說着：

『可是……母親沒……沒有……告……告訴你……你……你過嗎？』

『母親只有說上帝知道……但是你對此所知道的比上帝知道的多。來！告

訴我……你們是怎樣打算的？」

『不要問我，伯拿諦！我不知道。我是病着。母親是曉得的。』

她的眼眶裏充滿了淚珠。他看見她的淚珠時，憂鬱地搖着頭說：

『可憐的母親！你一定受了莫大的苦楚。這都是爲我……』

眼淚流落到他的兩頰，他嘆息着，直至他似乎要窒塞了才休。他的姊妹不懂他說的是什麼話，看見他哀愁的展開，驚異得很，註解着說：

『不僅母親受苦，我也受得夠了。而且要勝過……』

但是他沒有聽她，透過他耳鼓裏發狂般的跳響，他幻想好像聽見有種可怕的喊聲，在咀咒着他。

正在這個時候，老婦人在門限上出現了。一個瘦長，藍眼睛，臉色憔悴的婦人。她見此情景，愕然站停下來。姑勒看見她，警告她的兄弟說：『母親回來了，伯拿諦！』

他擦擦他的兩眼，回轉頭來：『唉！你回來了嗎？媽媽！可憐的媽媽！……這點咖啡，定使你受了無限的屈辱。……但是現在你可以結束了。你已自辱夠了。現在該輪着我了。你是無辜的。你不應該受此屈辱。這是我的不是。……我是一個蠢漢。……我不停地在想，我受魚餌的誘惑之後，我做了什麼事，陷入了圈套，致斷送了一隻手和一隻腳，給那野獸去了。……我便是禍首，所以我應該去受辱。』他站了起來，盡他一條腿的力量，和拐杖的幫助，迅速地跨出門去。

女人們默然無語。

他一個人在街上暫停着，心裏充滿了恐慌，迷茫，猶豫。到那裏去？他去作什麼？變成一個乞丐嗎？他，這『光榮的英雄』？不，不是一個光榮的英雄，乃是一個傻子，爲他的愚行，陷他家庭於窮困之境，致老母受辱至此。他是應受處罰的。人們應該嘲弄他，笑他。他們可以看見他，每天出來比他們早，自

朝至晚，帶着他的一隻手和一隻腳。他們會捨施他。他們應喊他爲可憐蟲。只有這樣，方能平靖他的痛悔，方能把他的母親從更深的屈辱裏解救出來。

他選擇一個求乞的地點，自然是那個溪流發源的地方了。他應當到那裏去。村裏的一半人家，都要到那裏去汲水的。這好像一處公共場所。農夫們到田野去，旅客們到鄰村去，都要在那裏經過。人羣裏有幾個將會垂憐他。有些女人，或者一忽兒這個，一忽兒那個的，從她們的家裏會拿些東西來給他。

他不曾錯選了地點。在起始幾天裏，真的沒有一個人敢經過他不給他一個銅子或是二個的。婦女們從來不失帶些東西來給他。不錯，捨施物在一點一點地減少下去，然而每天的結果，總足以得些東西吃。

因鄉人天生來的好奇心，有許多過路人要他自首至尾的敘述他的創傷的故事給他們聽。他在火車裏，曾對同樣的陌生人暢然詳述過，然而現在對於那些給他施捨的鄉人却不肯予以全然的滿足。他覺得求乞，已夠羞辱了，豈肯更述

說他的陷他於慘境的愚行來增加他的恥辱？況且他也記不起了。……他的記憶混亂了。赤血，呻吟，悲哭，咒罵，殺人，燒屋，這一切東西在他的腦袋裏雜亂地環跳。他不知道，他怎麼能從這樣混沌裏逃出，他怎麼會到這裏來求乞？他望着他以前耕作過的田疇，和他曾以炸藥捕過魚的海面。他想到他的快樂時期，在曠野裏欣欣然勞作，自由得宛似無拘的小鳥，從這裏跑到那裏，躍過溝壑，攀登懸崖，而且他聽蒼山，田野，海水和太陽，在喊叫他，都莊嚴地招呼他。

他覺得他是屬於田野的，他被註定了入海的命運，他是爲蒼山而生的。但是屬於牠們的，他沒有牠們就不能自己謀畫。他受本能的驅使而接近牠們，正如他的呼吸出於他的本能一樣。現在他躺在那裏，帶着一隻痛足，（一隻被割去了）一隻手倚托在他物的上面，可是還有一隻呢，去而永不復還矣！他不能相信他還是伯拿諦自身。否則，他是的話，那他一定是失去了，瘋狂了。

一天他說：『倘我沒有失去，我是神志清明。可是我到這裏以來，我是神志不清……』

但他不知道爲什麼他要在那裏。他始終沒有變換過地點。他在那裏，他留在那裏，爲了要受屈辱，贖他愚莽的罪，來處罰他自己，因爲他棄了老母去投了野獸，致被噬去了他和他家裏所必需的他的手足。

『自我知道我做的是什麼事，我是還沒有失去。……』

在這幾句永遠重唸着的說話裏，鎖入了他的全部思想，他的生命，連他自身，正如鎖入在地牢裏一般。人們要是瞭解了這些話，就是瞭解了整個的他。可是沒有人瞭解這些話，只有嘲笑牠們的。然而他對於這些話，却瞭解得十分透澈。牠們包含了牠靈魂的全部悲劇。

『同胞們呀！施捨我罷！』

他接受了施捨，從來不對施捨者致謝，致謝本是乞丐的一種習慣，然而他

非乞丐，他是全人類嘲笑之標的罷了。

隨着春天的到來，與和煦的陽光的出現，一種奇特的想頭開始來襲擊着他。從他選擇的地點，他可以望見山丘，帶着牠們狹隘的澗谷，巉岩和山道。空曠的郊原在他的眼前展開，一幅極大的點綴着各色各樣形影的畫景，映入他的眼臉裏來。更遠是一帶沙堤，和廣渺無際的大海，靜碧而蒼翠。超乎牠們之上的，是極大的蒼穹，蔚藍而澄明，一邊靠在山巔上，他邊和閃光的浪峯相接。春天的空氣和水晶一樣的澄清，溫柔的光輝把一切景物極精銳地畫出。他看看浴着日光的翠樹，山脈和碧海，幻想牠們都是從超乎一切的，環抱一切的光裏新生出來。宇宙萬彙似乎只有一個靈魂，而那靈魂自身，便是在這光裏流出。

他覺得他不是一個人，他變成了山丘，他的靈魂潛入這偉大的光裏去了。

這是第一次他感到這樣，這對他似乎有些奇怪。

成天的，他不動地躺着，以專神的關心，看着那葉子的成長，和花苞的開放，這神祕的生長的過程。在他的四周已有新的創造。自他投入這樣的心境以來，他把自己和一棵樹相比擬，他深信良春也會使他的內在裏產生出新的東西來。將會產生什麼呢？他不知道。但是無疑地會有新的產生。在這萬物甦生轉新的當兒，獨留他不新，這是事實上所不可能。

他消磨時日於這樣反覆思考之中。每當夜色完全蒙蔽了他研究的對象時，他纔循道回到家裏去。他的姊妹仍舊困於牀上，他的母親永遠是這個愁樣，好像恐懼着新的災禍。伯拿諦對於她們的態度，漸漸地轉爲粗暴起來。

『你覺得怎麼？』他問他的姊妹。

『總是這個模樣。』她常是這樣回答着。他回來已有五個月了，而她還是沒有兩樣。

一天，他對她說：

『唉！可憐的姑勒！你是該受人憐憫的。你將會死在這牀上。』

她沒有作答，突然哭了起來。這使他對於他所說的話，感到十分惶惑。

再過二星期，便是偉大的復活節了。這兩個婦人的不安，隨着時日的過去，更見增劇起來。極小的事情使她們兩人驚心。她們常常喃喃私語。當他問她們什麼時，他的母親老是這樣回答：

『這是女人們的事情，我的孩子！於男子是無關的。』

『唉！』他漠然嘆息着，就讓這事情丟下了。

夜，他從溪源回家，他看見他的姊妹臉色慘白，他的母親神經錯亂似的顫戰着兩手，為她在爐火上預備些東西。

『這是什麼事情？』他問道；『我從來沒有看見你這樣過。』

姑勒並不回答，只不過掉轉她的頭朝向牆去。他的母親說：

『她是病着……別無新……她是病着。』

他不再問下去了。

這晚他夢見有人拖他的足，想把牠扯去，他就駭然醒了。他聽見門上有響聲，還沒有脫出夢魔困纏的他，疑是有人想破門進來，要扯他的足去。

『誰呀？』他慘痛地喊着。但是那裏沒有回話。『誰在那裏呀？在門邊？沒有聽見嗎？』

他母親顫聲地回答：『這是我，我的孩子！不要這樣喊。』

『爲什麼你不回答我？這樣的夜裏，你到那裏去？』

『唉！到外面去，只要一些時間……』

『那麼關了門，不要在外面久留。』

『我立刻就會回來……』

他醒睡着。守候他的母親回來。黑暗和靜寂同他的情緒一樣地緊張。他覺

得有種惡兆潛伏在這黑夜裏。他的姊妹沒有動聲，然他決定她也是醒睡着的，她或許也預感到將有一種凶事會發生而守着緘默。他的母親……在這個時間她

能到那裏去呢？

『姑勒！』他喊着。

沒有回答。

『姑勒！你爲什麼不響？你又沒有睡着。』

『什麼事情？』她喃喃着語聲極微弱。

『你感到怎樣？』

『好了些。』

『你爲什麼不睡着？』

『是媽媽喊醒我的。』

接着又是靜默。

『姑勒……我夢見有人拖我的足，想把牠扯去。我覺得有災禍臨頭了。』  
繼續着靜默。

『火柴匣到那裏去了？我想點亮。但我的拐杖擦不着。我不知道火柴匣放到那裏去了。你看，姑勒？媽媽不在這裏，沒有她，我們什麼事情都做不得……我們就是燃盞煤燈都不能呢。……我們活像死人。』

『啊！』她震顫着。『不要說到死去。』

『你恐懼了嗎？但是，……媽媽到那裏去呢？在這夜裏，她能做什麼呢？她或許遭遇了什麼。……』

『啊！她不會遭遇什麼的。她立刻就會回來。』

他們又陷入了沉默。他仍是希望着期待，但終于徒然。經過長時間後，他纔聽見她的步聲在庭院裏作響，匆促得很，好像有人在追着她似的。

『是你嗎？媽媽！』

『是的。』

『你到那裏去來？什麼使你留得這樣長久？』

沒有回答。

『燃了燈罷！媽媽！』

沉默。

『沒有聽見嗎？媽媽！我求你燃了亮。』

『爲什麼？來！睡罷！……這是夜裏呀！』

『我不能熟睡，姑勒也不能。你呢，也睡不下去，所以我們還是燃了燈，

來談談罷！我講給你們聽，在去年這個時間，我正遭遇着什麼？』

『我記不起火柴放在那裏。睡了罷！』

『啊！媽媽！你爲什麼不和善了呢？你知道的，我不能起牀。而你還要這

個樣兒，……來！燃了罷！我恐懼得很。』

看起來，說是無用了。他把他自己裹在被窩裏，哭了起來。啊！黑暗裏辛酸的淚……

第二天早晨，他的母親喚醒他：『起來！你到泉邊去。此刻人們正在那裏走來過去。……你是遲了。』

他張開他的眼睛，盡可能的急速地穿上了衣服出去。但是這天早晨，他覺得非常抑鬱。黑夜曾留下她的暗影在他的心上。

『倘我沒有失去，我是神志清明。可是我到這裏以來，我是神志不清。自我知道我做的是什麼事，我是還沒有失去。同胞們呀！施捨我罷！』

對此生氣勃勃的大自然，對此浴浸一切的純潔溫柔的光輝，他覺得他自己是個唯一無二的陌生客。他看着過路人，較平時更爲胆怯。

正午近了，大多數農人已過去了。只有幾個女人，時時到泉邊來汲水。例如老媽子勃西羅，她手裏拿着水瓶走來。她常常帶些東西來給他。但是今天可

不這樣了，她遠遠地就喊他：

『你還在那裏嗎？你？你不關心你家裏的遭遇嗎？你們的屋子已被憲兵圍住了。惡魔抓住了你們全家！你們的污血……污辱了全村，污辱了聖週（復活節前週）……喂！你這樣望我作什麼？嬰兒被發見在山谷裏了，已被黃狗吃去了一半。……這不是你姊妹的嗎？』

不動地，無言地，帶着擴大的眼睛，他聽她厲聲的說着直至她汲滿了水瓶回去。他覺得他自己墮入了深淵，被拖下到海底去了。他想站起來，跑到家裏去看究竟遭遇了什麼。但他不知怎的，連動都不能動。……這就是潛伏在夜裏的災禍了。……

『起來！委員老爺要見你。』一個憲兵匆匆地跑來叫他。

伯拿諦沉着他的眼睛，還是靜着不動。好像他當兵時期，對憲兵懷有敵意。他的同伴們喊他們爲『公牛』，他曾和他們作過多次的鬥爭。不過那時，他

不曾遭受殘害，他的姊妹也不曾生過孩子。

『喂！你沒有聽見我嗎？起來！』

竭力一掙扎，他站了起來，苦痛地跟着他。他們走近屋子，他看見兩個憲兵，抬了一把椅子，他的姊妹就坐在上面，她的兩手掩蔽着臉龐。他的母親低着頭在後面走，跟着兩個憲兵。鄰屋的窗門口，擠着好奇的觀衆，大多數是女人和兒童。他覺得好像有隻無形的手，挖去了他的眼睛，抓去了他的心兒。

『走來！』憲兵喊着。

他跟着他，機械似地。他確信他是要發瘋了。從前他在火車裏曾遇見過的那個瘋子的印象迅速地貫過他的記憶。瘋子不住聲地說；『我說的是什麼，就是說的什麼！』

三個人從屋裏出來，興奮地交談着。他們是委員，地方法官，和警長。

法官看到這畸形人，對委員說：『我們用不着他。據我們的調查，他和這

椿案子沒有關係。」

『好的，那麼讓他回去吧！』委員對憲兵說。

羣衆散去了。他還留在那裏，顫慄着，痛裂得發昏。他想要跟着他們跑，去侮辱他們，打他們……然而他只能喊着：『你不幸的可憐兒！』

『你說的是什麼？』委員老爺問說。

『我說的是什麼，就是說的什麼！』伯拿諦回答說。再也沒有別的話，拖着他自己進了屋子，猛力地閉上了門，倒下地板昏暈過去了。

接連三天裏，伯拿諦沒有出去，這次意外的打擊，使他身心完全癱瘓了。

他不曾飲食，只是昏昏地睡着。有時他由昏睡裏醒來，覺悟到他的處境，一種痛悔的情感刺激着他，咒罵他自己把這災禍加諸他母親和姊妹的身上。在另一個時間，他想她們做這椿事情是來處罰他的，來恥辱他的。接着，他暴怒地咀

咒她們以他緊捏着的拳頭，如雨點似的力擊着他的臥枕，痛噬着牀褥，喊叫着：『無恥的淫婦！』

接着，他又計算起他姊妹關於這事遭遇的經過。他回故鄉至今已有了七個月了，他母親曾告訴他，說姑勒在他回來的三個月前患起風濕症的。七個月加三個月，正好是十個月。第一個月她們一定是靠她們的些少積蓄，或者是靠討乞生活的。接着，飢餓當頭，——正是他在醫院裏享『光榮的英雄』的盛名的時候——他的母親一定扮演了她女兒『媒介』的角色，而這女郎呢，幽禁在房裏，一定接受……一忽兒這個男子，一忽兒那個。

這個想頭使他發狂了。想像中，他看見那些男子在房裏，躺在牀上。他暴然詛咒着他們，威嚇着要殺他們……他又轉念，覺得他們是不能歸咎的。他的姊妹是個漂亮的女郎，無疑的價錢也非常便宜……他又罵起他的母親來了，

『你還是餓死了的好！』

他暴怒得疲乏了時，就躺倒下去，不論什麼地方，在堅硬的地板上酣睡得像一隻野獸。

有時候鄰人從窗口窺視着他，他一醒來時，就憤憤地喊叫：『離開！到你惡魔地方去罷！』

每晚他聽見禮拜堂裏打鐘舉行復活節前週的禮拜儀式。這鐘聲觸起了他許多想頭。鐘聲蕩入他的心靈好像甜蜜的音樂，彷彿一種溫良的藥劑，醫治了他受創的心兒。他不知爲什麼，他總是愛聽牠們。牠們一停止，他修復了的創痕重又爆裂開來；否則，他也沉沉地入睡。

復活節前晚，他躺在牀上，因他的禁食和憂鬱較平時更覺軟弱無力。他幾乎失了知覺，陷入心靈痲痺的狀態。雖說他病弱無力，而他還是奇異看：『難道今晚不打鐘嗎？』

時間這樣消磨過去，他的心靈因沒有聽見鐘聲，感到十分病傷。『不，他

們今晚不打了……』

突然快樂的鐘聲，在空中響出，他的心靈感到極大的慰悅。他半起了牀，含笑諦聽着，彷彿預備歡迎一個愛友似的。他似乎聽見禮拜堂裏有放鎗的聲音。呀！是的，他們在放火炮，他們在打鐘，歡迎復活節的來到。

『復活節……』他喃喃着。這幾個字似乎給他一種快感，好樣一個久旅後回家的人，重逢着他的愛人一樣。

復活節……他幾乎忘了牠。這是基督由死裏復活的日子。

室內充滿了黑暗，但是從半開的窗口溜入一綫月光來。

他想看一看光明，一種偉大的光明。……他倚着拐杖，一顛一躓地走到窗畔，把窗豁然大開，他由那裏望出去，望見村莊，山野，田疇，大海以及一切都浴着銀輝。但不知怎的，牠們對他似乎有些隔膜。鐘仍在打着，鎗在繼續着鳴放。他的內在裏，充溢着喜悅，他想要跳躍起來，極樂地歌唱，同時又想放

聲號哭。他低聲地喃喃着：

『基督起來了……』

鐘兒撞出回響：

『基督起來了……』

他被深深地感動了，他低首悲泣着。立刻，鐘聲死滅了。

一種孤寂伶仃的感覺，重又籠罩着他。恐怖攫着他的心兒，他彷彿一隻受威脅的野獸，連忙由窗口縮回轉來，退入黑暗裏去。一大串模糊的印象在他的眼前浮起；戰爭，他的受傷僅帶着半身回家，他的母親，他的姊妹，……辛酸的印象，混雜而毒烈，牠們撕着他的心兒，扼住了他的喉頭。

『人類是怎樣的惡……』他苦痛地喊叫。他聽了這些字眼，好像覺得爽快些。他又重覆着說：『人類是怎樣的惡啊！』

一種光輝，勝利的光輝，在他的臉上浮現了。

他已發見了戰爭和他母親姊妹的不幸的原因。牠就是這樣：人類是惡的。激昂地，他突然又想出新的事件來。

倘人類不是萬惡，他一個可憐的機巧的農夫，也不會被誘入戰爭的漩渦裏去，致傷失了他的一半肉體。倘人類不是萬惡，他們也不會來苦惱他的姊妹，在她悲鬱的時候；也不會來攪擾他，在他孤苦的當兒。啊！萬惡！他們不瞭解失了一手一足是什麼意義，而且目覩着一個人的母親姊妹被帶入到牢獄裏去。

萬惡的人類，……而他們今晚還在慶祝着復活的基督。處他姊妹以罪的那個人也同樣地在慶祝着。

萬惡的人類，今天頌讚基督的復活，而昨天呢，他們釘他以十字架，埋葬了他，祭司們把他豎在十字架上，而今天呢他們却得意地歌頌着『基督的復活！』

他的思緒飄到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身上去，頭低着，兩手伸展，兩足釘在十字架上。

伯拿諦想，基督的運氣比他好。他曾被懸在十字架上，但他總不會看見過他的母親姊妹被帶到牢獄裏去。人們喊基督爲『上帝的兒子，』那麼他，被他們釘過千百次十字架的他，是什麼呢？不也是上帝的兒子嗎？

這萬惡的人們的作爲，使基督受磔刑之苦。這萬惡的人們的作爲，引他陷自身於殉難的絕境。像他這樣的人，不知有幾千萬呢！每天醫院裏給還他們的貨物——殘廢跛足的可憐人。他們個個都是小基督。

雖說如此，但是惡人却不曾減少過。惡人中尤以健全的較病殘的爲多。要  
去掉惡，必需把個個人都變做小基督才可。

這個觀念在他的意識裏繼續燃燒。他跪了一隻脚托着一隻手，喃喃地唸

着：

『啊！我的基督！這晚上我要以小基督來充滿這個世界，這樣，你和愛的王國才能出來，直至永永遠遠。啞啊！』

他站了起來。月光淹覆着他，他的臉上沒有苦痛的痕跡。除了無限的平靜的滿足，和他眼裏的一種奇異的堅決之外，別無其他的表情。他知道他應該怎樣做，纔能以小基督來充滿這個世界，使惡人消滅淨盡。他走回窗口，看着月光中的樹木，令他想起他是如何的想要把他自身也像牠們，像整個的大自然一樣，伴着和春的來到而更新他的內在。這晚，這晚就是他更新的時候。這個夜裏，他要在他的同伴之間復活轉來。這新的復活，纔能使他們個個都變做小基督。

疲憊地昏暈地，他摸索着梯子上樓去。那裏……：……但是……：……這惡人的作爲……

他費盡困難，掙扎着攀登上去。有一二次他幾乎跌了下來。但他終于得到

成功了。馬上搜摸他從前捕魚用的近窗藏着的炸彈。他立刻找到了牠們。他的眼睛似乎光明起來。聽！鐘又在打了，火炮在轟轟然作響。

『等着！』他勝利地高呼：『我來了！我要把你們造成小基督。這夜就是新生的復活節日！』

他摸索着梯子下樓去。但是在黑暗裏他誤失了第一步梯級，滑墮下來，丟了他的拐杖，倒頭插下地去。他的前額撞着一枚突出的鐵釘，使他負傷得十分厲害。

第二天早晨，他們覓見他躺在梯足旁，已成了殭屍。他的臉兒滿是血痕，他的手裏緊握着炸彈。他的眼睛睜得很大，一隻滿是凝結的血塊，一隻還在死裏閃着光似乎在問：

『現在誰來轟炸他們？』



## 拉茲古： 砲火的洗禮

連隊在樹林邊休息半個鐘頭。接着連長瑪爾肯納就下令開拔了。不管他燃燒着殺人的狂熱，而他總是臉色慘白着，當他囑咐副官威克斯雷，在十分鐘內每個人必須準備齊全，候令出發的時候，他把眼睛看在一邊。

他發命令，的確是非常勉強的。他很知道，現在是再也不能遲延了。無論什麼時候，他雖然叫威克斯雷對待兵士要寬鬆些，然而一切事情的進行，還是和鐘機一般。他們在這個僅僅二十歲的青年的面前顫抖着，好像他是惡魔投胎的一樣。有時連長自己似乎也真的感到，覺得在這個過於長大的多骨的形態上，好像有種古怪的東西。那雙小小的尖銳的眼睛，常常反映着一種搖撼的不

安，常常像患熱病似的閃爍着，從沒有看到有一絲暖意由那裏閃發出來。在他全個的人品上，唯一年青的東西，就是那緊閉的唇上的細小羞懼的口髭了，這兩唇除出在卑鄙地嚴酷地來請求處罰某個小兵時以外，是從不開啓的。連長瑪爾肯納和他一起生活着，差不多已有一年了，而他還不會聽到他的笑聲過，對於他的家庭，他所由來的地方，或是他有沒有任何牽掛，對於這一切他一點也不知道。他說話的時候很少，就是說，也是很簡短快速的語句，嚦嚦的說出他的話來，好像一種被壓抑的憤怒沸騰起來一樣。他所說的題材，也僅僅是關於軍役或是戰爭的事，好像除此二事以外，世界上再也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值得談的了。

命運不作弄別的人們，而偏偏來作弄這個人，在戰爭開始的第一年的整整一年裏，把他關禁在後方。戰爭已進行了十一個月半，而副官威克斯雷還不會見過一個敵人。就在第一次出發，越過俄國前線不多幾哩的時候，他還未放過

一彈，傷寒症就抓住了他。現在，他總算去見敵人了。

連長瑪爾胥納，知道這個青年帶有一枝備給自己私用的來福鎗，而且犧牲了他全部的積蓄，去買了特種的雙眼望遠鏡來，藉此可以求得安全，而且可以確實地知道多少敵人是被他殲滅了。自他們來到聽得見鎗聲的區域內以來，他變成差不多快樂了，被一種興奮的熱情驅使着，甚至說話也多起來了，正像一個熱烈的獵人，已拾得了獸跡一般。連長看見他在人叢裏竄進竄出，就掉開頭去，不願見這漢子如何的磨難着他的可憐的疲憊的人們，他走向他們去正像一隻羊羣裏的狗，不息地尖厲地狂吠着。還不要十分鐘的工夫，這連隊就可準備齊整了，由威克斯雷焦急的態度上，可以保證這一點的。那麼——那麼沒有理由可以再遲延一下了，再也沒有把命運的判決遲滯下去的可能了。

連長瑪爾胥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張大着兩眼仰望着天空，兩眼裏含有一種特別意義的光。在前面，超過這峻峭的山丘——牠把真正的戰場遮掩了——

看不見的機關鎗在疾速地打着，快得好像喘不過氣來似的。在高出山崖不到一呎的地方，有黃白色的小包密密成球的浮泛着，彷彿拋在高空中的雪團——這正是掩護砲火的煙，他必需率領他的兵士經過那裏。

這不是一段短的路程。由那遠的山嘴到交通壕的入口處，仍有二基羅米突的光景，而且需要一直經過沒有任何遮掩的空曠的田野。對於一連最末等的預備兵說起來，確不是一件小事，因為這般可敬的有家室的人們，到過戰場沒有幾個鐘頭，而且是僅僅現在第一次去嗅火藥的氣味，第一次去受他們的砲火的洗禮。說到威克斯雷，他的心除放在表記戰功的勳章上以外，是不放在任何東西上面的，就是這東西他要盡可能的去得來。一個二十歲的好鬥的雄鷄，幻想世界是繞着他旋轉，自以為是個最重要的人物的人，是沒有時間去評價較這更真實的生命的價值的。戰場對於他，無異是一個使人興奮的遊步場，一個對於神經的新的刺激，一個使人完全覺悟到一個人的人格，把一個人的大無畏的精

神放到一種更明亮的光裏去的好時機。或者他早已暗地裏譏誚過他年老的連長的猶豫，咀咒過這最後的滯留，因爲這迫得他需要多待半個鐘頭來獲得他第一次的英勇的行動。

瑪爾肯納用他的馬鞭擊斷長長的草葉，時時偷瞥着他的兵士們，他見那般人拖着足上去，帶着一種抵抗的神氣，好像由睡夢裏喚醒過來的孩子一樣，從這種表情上他可以說出，他們是十分明白他們現在所去的是什麼地方。他們打包時的這如死一般的靜默，以及歸隊時的那種頹喪的樣子，使他的心爲之抽搐起來。

自從戰爭開始以來，他預備着這個時間的來到，心兒一刻也沒有弛鬆過。他日日夜夜思索着它，曾經千百次的告訴過自己，在那把一種更高的利益作孤注之一擲的地方，這個人的災禍毫不爲計及的地方，一個有良心的領袖必需平氣地武裝起來。而今他站在那兒，恐怖地觀察着他的全部良好的決心如何地粉

碎瓦解，除出對於這些被迫令前進的家居人，這些帶着靜默的聽天由命的態度預備着一切的人，充滿着一種奮激的無限的憐情以外，他是一無存留的了。這正像他們把他們的生命握在手裏，彷彿一樣寶貴的器皿，準備把牠帶到戰場裏去，把牠丟在敵人的腳下，這又像他們所有的最少的一點東西，就是那將會立刻被壓成碎片的東西了。

他的朋友們——在他們之間他是以瑪爾胥納伯伯著名的——是不敢叫他把牠養大的一隻兔子牽到屠夫那兒去，或者拖一隻已得牠歡心的狗到獸欄裏去的。而今呢，他要把他親自訓練成爲兵士的人，在他自己的眼前已有好幾個月，他熟識得如他自己的衣袋一樣的人，驅到榴彈的砲火裏去。現在狡譎或是深思，於事又有什麼益處呢？他什麼也不見，所見的只有他的兵士們的向他求保護的眼光，好像他們相信他們的連長甚至能爲彈雨劃一條去路一樣。現在他就可以拿他們的信仰來妄用嗎？難道他率領這般有鬚鬚的孩子們去見死而自己

毫不爲感動嗎？僅僅在兩天之前，他還看見他們被他們的小孩們環繞着，對他們的正在啜泣着的妻子道別。倘若他們中間的任何一個人飲了彈，在痛苦中，在他的血泊中打着滾時，難道他可以照舊前進而不去顧護嗎？他更從什麼地方取得力量來固此鐵石的心腸？從那更高的利益嗎？而這利益已消逝了。況且它是不可觸知的啊！這太是一件僅僅言辭的事，這對於他，太是一種空虛的聲音了，他不能想這能愚弄他的兵士們，這般恐懼地望着前面的掩護砲火的，帶着歸家的靈魂的人們！

副官威克斯雷，兩頰緋紅着，帶着光輝的神氣，走來當着他的面喊叫，說是隊伍已整備好了。這對於連長，好像在腰下擊了一拳似的。這聲音帶有一種挑戰的意味。連長在這聲音裏似乎聽到了一句無理的質問：『喂！爲什麼你不能如我一樣的樂然從險呢？』連長瑪爾胥納的每點血液，都升上到他的顛顛來。他的眼光掉在一邊，不知不覺地移到榴霰彈的煙雲上去，帶着一個祈禱，

一種對於那些喇喇地急響着，由那邊上面看不分明地飛墮下來的無知覺的東西底靜肅的祈求，求牠們來教這個冷血的孩子受苦，使他相信他也是易被傷害的啊！

但是過一會兒，他羞恥地低下了頭。他的怒氣升騰上來，憎恨着這個能夠喚起他這一種情感的人。

『謝謝你。讓這般人站着休息一會兒罷！我必需再去看一次馬。』他以有節度的語調說着，帶着一種強作的甯靜，這使他感到有些安慰。他並不想去趕急，現在更想遲一點好一點了。他看見副官驚得跳了一跳，心裏不覺一陣欣喜，對着這個憤然的臉色，對着這挑釁的『是的，先生！』由一個緊縮的喉嚨裏通過緊閉的牙齒而發出來的，一種再不是如此高響如此清朗的語聲，他暗暗覺得好笑。這孩子也有一次輪着他來經驗這被約束是如何的一種感覺。他是這樣愛對着小兵們，發揮他的權力來陶醉着自己，得意洋洋的，好像統治他們的不

是那常常作爲他後盾的軍法，而是他自己的性格的力量。

連長瑪爾肯納，緩緩地走回到樹林裏去，他剛纔給威克斯雷的教訓，使他感到雙倍的快樂，因爲這同時給他的老孩子們一個多休息的機會。或許一顆砲彈會當着他們的面鑽下到泥土裏去，這樣，在這幾分鐘內就救了二十條生命。或者，牠說不定剛好打從別一路經過。就是這幾分鐘的時間——唉！空想有什麼用呢？還是全然不想的好。他要盡可能去幫助他們，但他却不能做一個他們中間的任何人的救主。

但是，或許可能吧？一個人由樹林裏跑出來，跑到他的面前。這一個人正是他現在想去庇護的。他和六個別的弟兄，須留在後方管理馬匹和行李。特派給這個人，怕會是不公平吧？別的下級士官，年紀都比他大，而且是結了婚的。那個矮矮的，帶着彎脚的胖子，甚至有六個孩子在家裏了。給這個未結婚的年青人留在安穩的後方，他在她良心的裁判前能辯證他自己是不錯的嗎？

連長作着一種兇猛的手勢，打斷了他的思緒。他的心意最好是捉住他自己的胸窩，給他自己一陣猛烈的震搖。爲什麼他不能停止那紛亂的冥想，和那對於事物是非的深思呢？這裏，在這砲彈統治的領土裏，在這抑善助惡的地方，還有什麼公理存在？他不是曾經下過決心，要把他的天良，他的過人的敏感性，他的常甦的同情，以及他一切多餘的思想，和他的公民的服裝，那包着樟腦的服裝，一起遺留在他和平時期住着的家裏嗎？他不是下過這樣的決心嗎？

這一切事情，都是這土木工程師，魯道爾夫·瑪爾胥納生活的一部，他曾經做過一次軍官，但是到三十歲的時候，他又回到學校裏去，棄了他的軍職——在愚魯的青年時代，他幹了這種勾當——換了一種更適合他的溫良多思的天性的職業。現在這次戰爭——距那時已有二十年了——又把他變成一個兵士，這不能不說是一種不幸，一種追着他的災禍，正像追着一切別的人一樣；這在他或是他們，都是沒有過失的。除出順從它以外，是沒有別的方法的。他

首先應該避去窮究事理的習慣。爲什麼他要這樣以問題來自擾呢？總應該有人留在後方的樹林裏，作爲守衛兵的啊！司令官已決定給這個年青的軍曹，這年青的軍曹就將留守在後方。事情就是這樣決定了。

那使人感到痛苦的事，便是這漢子臉上的明顯的表情了。他的兩眼潮溼着，凝視着連長，帶着狗似的感激。可憎，純然的可憎！到底這人碰了什麼鬼，要吃吃地說出關於他母親的事來？他之所以被留在後方，原是軍事上的需要。他的母親和這事是絕不發生關係的。她安穩地在維也納，而此地是戰場。連長這樣告訴了那個人。他不能讓他想，以爲不給他到前敵去，是他的一種幸運，一種特別的恩赦。

連長瑪爾肯納給這挫喪着的人安置妥當以後，他感到剎那的快慰。他的良心現在是十分清明了，正像他把這人安置在那個地方，是真的出於偶然一樣。但是這種情感不久就過去了。這蠢笨的傢伙總是崇敬着他，把他看做他的救

主。當他直挺挺地帶着軍人態度站着，以一種沙啞的，遏制着眼淚顫戰地說出來的語聲，蘊蓄着這樣熱情，『這樣從他的深心裏射發出來的狂熱的虔敬的語聲，吃吃地說出，『連長！我敬祝你前途順利』的時候，連長特然覺得他的下腹起了一陣異樣的空虛，連忙轉身走了開去。

現在他知道了。現在他幾乎能完全算得出威克斯雷是在怎樣的觀察着他。現在他能猜想出這漢子在暗地裏是如何的在譏笑着他的神經過敏，倘若這個頭腦簡單的人，這個給人家作工的木匠，能夠猜得出他的內在的思想。他沒有一次對他說過——僅僅在前晚，在維也納上車的時候，他偷偷地注意着他和他母親的離別。這可憎的傢伙怕會懷疑到那憔悴皺縮的，被長期的生活摧殘得枯乾了的，皮膚成爲無數的縐摺從她的顴骨上垂掛下來的矮小的老嫗，在他的連長的腦裏留下個很深的印象吧？這傢伙自己，一定不知道當那矮小的母親由下面仰視着他，以她顫抖着的手拍拍他寬廣的胸膛——因爲她矮得及不到他的臉

——時的那種情景是如何的淒動啊！從那時以來，想沒有人會把這事洩露給兵士們聽吧！每當連隊的司令官看着他時，他不由得看見了這檸檬色的，帶着多節扭曲的，曾經以如此難言的愛觸過粗糙多毛的衣裳的指兒的粗血管的手。但是無論如何，這棍徒總該發見了這隻手在他的頭上保護地浮動着，牠爲他所禱着，而且軟化了他的上官的心吧！

瑪爾胥納踏過草地，一邊惱怒着自己。他羞恥着，好像有人把他臉上的假面具扯去了一樣。那麼不管他怎樣費力的來掩藏自己，而事實上還是一樣容易地被看透嗎？他停着，休息一回，再以他的馬鞭斬着長草，而且高聲地咒罵着。唉！他僅僅不能扮演一個脚色，不能特然的跨出他的外皮，雖然世界戰爭已打過了千餘次仗。他常常讓他的侄子和侄女們播弄着他，在他們戲弄着他的時候，他還是高興地笑着。他不能在一天內就變成一個吞砲火的妖魔，就變成一個欣然從獵的人類的獵者。這也是如何瘋狂的一種觀念，想把所有人民製成同

樣的模型！沒有一個人會夢想着，想把威克斯雷來做成一個柔心的博愛家；你看他是這樣輕易地，逕自轉變爲一個好殺的軍人。他不再是像威克斯雷一樣的二十歲的青年了，這些憂傷靜默的人，被這樣殘忍地由他們的生活裏連根拔出來的人們，無論那一個在他的眼裏看起來，總不是和一枝損壞了送到修理店去修理，如不能修理的時候，就被漠不相關的丟棄了的來福鎗所可比擬的，總要勝過些吧！不論誰，只要是由各方面觀察過生命，細細地想過生命的人，一定不能像他的副官一樣，這樣容易地轉變成一個兵士的；只有這副官，他還是個不曾受過人性薰陶的人，除出由軍校和兵營的觀點來觀察世界外，他是不從任何觀點來看的。

噯！倘若現在還是和戰爭開始時那樣情景的話——當時只有一類青年，滿懷着冒險的快意，從車窗口歡呼着——或許是這樣的。說到他們有親愛的人留在後方，那也不過是他們的父母罷了；而這裏的情形却不同了，這正是一個給

老年人留個偉大印象的好機會。如果在那時，連長瑪爾肯納也會像其他的任何人一樣，甚至像這個嚴厲的教練官，副官威克斯雷一樣的堅決起來，或許比他還要堅決些。這般人經二三星期的行軍之後，才得遇見敵人，這維繫他們和生命的連環一節一節的破落了。他們備嘗千百次的困難和艱苦，最後在飢渴和疲勞的重壓之下，漸漸地把遺留在後方——很遠的後方——的一切忘去了。在那些日子裏，對於那加害他們的敵人，充滿了恨怒，這恨怒天天燃燒，終達於爲萬丈烈火，其時真實的戰爭，反是一種經長期受苦後的慰解物了。

但是現在事情的進行，却像閃電一般。前天還在維也納——而今臨別時的吻痕猶留在唇邊，他人手掌的溫味尙未消去，就逕直的跑入砲火裏來了。但他已不是像最先的那般人一樣的盲目，一樣的無懷疑了。現在戰爭對於這些可憐鬼，已無掩藏絲毫祕密的可能。他們中間的每個人，總有親戚或是朋友已被傷失了的。每個人會同負傷的人談過話，每個人會看見過斷手則足的，筋骨扭歪

的廢人，關於彈傷，毒瓦斯榴彈，以及液體砲火的智識，恐怕要比戰前砲隊總司令或是軍醫所曉得的要多些。

現在輪着連長的命運來率領這般具千里眼的人，這般被如此殘忍地連根拔起來的人——他，一個退職的連長，一個公民，起先在後方訓練新兵的人。現在輪着他來率領，而他對於這個不相稱的工作又不敢予以抗拒，這不能不說是件萬分痛苦的事。但是由反面說來，照事理上立論，他應該擔任這個工作的，而且應該迅速的推進，使得那在前線流血的別的人們，可不再來向他求援。

當他站在密密排列着的隊伍的前面，一種鈍滯無力的憤怒籠住了他。他們氣也不敢透的懷疑地睜視着他的兩脣。他對他們說些什麼呢？說些愛國的，那常常帶在一個人脣邊的，好像受一種外力的驅使而不能不說出來的陳腐的老調嗎？這對於他是太不甘願了。數月來他已下了不屈的決心，不論抗拒是怎樣，他總不說規定的『*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對於他，沒有東

西像歌頌一個人生命的犧牲那樣惹人厭憎的了。當棚內謀殺正在進行的時候，而你却叫着「有人將死去了」，這怕是只有魔術家才能作的把戲罷！

他緊咬着牙齒，在一列慘白的臉前羞慚地低下了他的兩眼。這癡愚的，孩子式的『保護我們罷！』的祈禱，由那些瘋狂地凝視着他的所有眼光裏傳了出來。這使他陷入了失望的深淵。

只要是他能把他們驅回到他們親愛的故鄉裏去，而獨留自己一個人赴前線！他震戰了一下，挺起了他的胸膛，雙目注視在一個站在長隊中間的人所掛着的一塊獎章上，這樣說：

『孩子！我們現在是要上前敵去了。我希望你們每個人，盡每個人的義務，忠誠地來守你們對於國旗所發的誓言。我將不來問你們，說我們祖國的利益與你們自身的利益，以及你們妻子兒女的安全是不絕對需要的。你們可以信賴着那個。祝前途勝利！現在——就前進罷！』

不知不覺的，他已仿照了威克斯雷的語調，以他的不自然的高聲，故意做作的鋒利的命令底腔調，好像用來壓抑那喉嚨裏振動着的情感。說到最後的幾個字，他突然把臉旋了一轉，却並不把周圍看一眼，發了最後的命令，叫兵士們展隊前進，他就低垂着頭，開始大踏步地走去。在他的後面，無數的靴子滴嗒作響，食物盒子撞着別部分的軍器，發出鏗鏘的聲音。立刻，那裏傳出這重荷着的人們的喘息；一種濃重的，窒人的汗酸氣，罩住了前進着的隊伍。

連長瑪爾肯納感到羞恥起來。對於他剛纔所玩的把戲，他真覺要嘔吐了。叫這些樸素的人民，這些磚瓦匠，工程師，以及那每天只俯在日常的工作上，對於未來無所希冀地生活着的土地底耕作者，來做什麼呢？當那些皇公貴人，博士學者，以及他們自己的領上帶着三星金章的長官，對他們確實的說，說把意大利的磚瓦匠，工程師，和農夫射成碎片，是他們的責任，是一件最值得頌讚的事的時候，究竟要他們來做什麼呢？他們走着，在他的後面喘息着，而

他——他率領着他們前進！因了他可憐的懦怯，他只得違背了他內在的堅信，率領着他們前進，而且叫他們壯起胆來，把死看得輕些。他已把他們訓練成這個樣兒，濫用着他們的信仰，利用他們對妻子兒女的熱愛，把他們引上前線去；因為他這樣做，運用欺騙的手腕，或者會有他繼續生存的機會，甚至說不定可安然的回家去；倘他一味的堅附着真理，那他相信他一定會靠着牆被槍決了的。

他拿他們的生命，和他自己的生命作賭注，來投擲這裝彈藥的骰子；因為他懦弱得連想一想這賭戲對於他自己一個人會有多少損失都不敢，他連這一點點的勇氣也沒有了。

太陽殺氣騰騰地擊下這峻峭的沒有樹木的斜坡。遠處爆炸的彈聲，吹晚號似的機關鎗聲，以及他們自己方面的怒嗥着的砲聲，現在參雜着這呼呼地掠過空中的流彈的叫號聲，越來越近了。然而那山脊頂還沒有達到！連長覺得呼吸

窒塞了，就站停下來，舉起他的一隻手。這般人又得以休息片刻了。他們自早晨四點鐘，就開始行軍的。他們都勇敢地緊隨着他們的四十歲的連長的脚跟。他可以由他自己方面來說出這個的。

他看着這些流油汗的帶青色的潮紅的臉兒，心裏充滿了憐憫；但當他看見副官威克斯雷大踏步地走上來時，他不覺驚跳了一下。爲什麼他一看見那個臉兒，就要起一種被襲擊的感覺，一種被他所不能抑制的憎惡攔住了喉頭的感覺呢？他有這樣的人在他的身邊，在理他應該欣喜的。你只要一瞥那雙冷酷地注視着的眼睛，就足以壓退任何同情的浪潮了。

『請你允許，連長！』他聽見他這樣惹厭地說出來：『准我到左翼去。那裏有幾個傢伙使我氣憤。尤其是西美耳，這紅髮的狗！當一個榴霰彈在那裏爆發的時候，他早已縮進他的狗頭去了。』

瑪爾胥納靜默着。這紅髮狗——西美耳嗎？不是那個站在第二排排尾的紅

頭髮的人嗎？這個裱糊匠，家具商人，記得他擁抱着他的美麗的小女孩，直至最後的一剎那——直至威克斯雷兇狠地把他驅到火車上去。連長似乎還看得見這孩子的驚訝的目光，仰視着這個能訓斥他們自己的父親的有權力的人。

『讓他罷！他不久就會習慣的。』他和雷地說：『他把他的孩子放在心上，不願馬上就給他們作孤兒。個個人不能都做英雄。只要他們能盡他們自己的責任好了？』

威克斯雷的臉色變成嚴峻的了。他狹窄的兩唇抽縮得緊緊的，又做出那種冷酷輕蔑的表情來；這每次使連長看了，感到如着了一鞭一樣。

『他現在不應該去想他的小畜牲；所應該想的，就是他對於國旗的誓言，他對於他的皇上，他的總司令所發的誓言！剛纔你自己也對他們這樣說過，連長！』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這樣說過。』連長瑪爾胥納不在意地點着頭，讓自

已慢慢地滑倒草地上去。這孩子學他的腔調說起話來，倒也不足爲奇；所可驚奇的，就是在二十五年以前，當他從軍校裏出來，全身的每個細胞燃燒着愛國熱的時候，這『對於國旗的誓言，』『對於皇上，總司令，』諸如此類的口頭禪，在他看起來，似乎也就等於宇宙萬彙的總和及實質。在那個時候，他將會歡喜這個青年，將會充滿着愉快的熱情，開赴前敵去應戰，但是現在情形不同了，對於這類誇張的虛辭，他再也聽不進了，而且清楚地看穿了這誇辭所由構成的骨架。這樣，他怎能和這青年，這一聽見任何演說就會輕信地起一種響應的青年，相合步並進呢？他怎能立刻把他的優雅安逸的斐利斯底亞人，（是柏萊斯丁西南岸的古國的人，平常引作缺教育的人——譯者）這被家鄉生活所馴服了的，甯願受凍挨餓，却不願去掠奪和他們僅僅隔一層玻璃壁的財寶的人們，造成大胆無忌的莽漢呢？拿對待年青副官，這除出爲所謂擊劍，角力，以及其他的勇敢行動而告奮外，更不知有別事的人的要求，來同樣施於家具商西美耳的身上，到底有

什麼用呢？自古傭兵有以他們的道德而著稱嗎？抑是良善穩固的公民有以他們的大胆而出名呢？一個人二十歲，而同時又能是四十五歲嗎？

連長蹲坐在那兒，兩拳挾着他的頭，這樣深沉在那些思想裏，甚至連時間空間的知覺也全般的消逝了；副官在他的身邊來回地走了幾次，而且大聲地呼喝着兵士們，想這樣來喚醒他，但是終於沒有成功。最後一匹馬的蹄聲，纔把他喚回到意識界來。一個軍官，沿着橫在山腰上的小徑疾馳而來。他的頭上，戴着高帽，表記出他是一個總部的職員。他勒住了他的馬，有禮貌地詢問這兵隊開到什麼地方去；當連長瑪爾肯納說明了他們要去駐紮的正確的地點時，他聳起了他的眼眉。

『那就是你們所要去的地方嗎？』他歡呼着，他的歪面轉成一種尊敬的微笑。『好呀！我祝賀你們！原來你們就是到那多虱的淵藪裏去的。三天來，意大利兵奮力想衝破那條陣線。我不願遲留你們一下！那邊的可憐鬼將會因獲救

而快樂。再會罷！祝你們勝利！」

他溫文地觸一觸他的帽邊。他的馬在他踢馬刺的刺戟下，痛得叫了出來，他就飛馳着去了。

連長目送着他，好像着了迷一樣。『好呀！我祝賀你們！』這句話在他的耳內回響着。一個人，一個舒服地騎着馬的，有過充分的休息的，整潔得好像剛從紙箱內取出來的人，遇着二百個獻上給死去的漢子；看他們汗淋淋地，在滅亡的邊沿喘着氣；明知道現在好奇地向着他的這許多臉兒，過一會就會躺在野草裏，痛苦地扭曲着，或是僵死着——而他却笑着說：『好呀！我祝賀你們！』他騎着馬去了，竟沒有恐懼的戰慄爬下他的背部，沒有陰影觸着他的頭額！

這次會見，在那人的記憶裏就會消失得無踪無影的。在當晚的宴會席上，他就會記不起那個和他握手的伙友；他或許就是和他握手的最後的一個人了。在這些上等人，住在安適的後方，驅使無數的縱隊去充炮火的人看來，一個連

隊的去死有什麼稀罕呢？而這個不幸的，紅髮的家具商人，却在這裏戰抖着，倒垂着頭，把他的雙眼扯得怪大的，好像世界的命運是按他能否再抱他的紅髮的小女孩而定的一樣。不錯的，假使一個人以某種配景法來觀察全個事物——譬如那個疾馳過的總部的職員，他的幻象是固定在這一點上的，那就是說，遲早總有一天舉杯慶祝勝利——以那個觀點來說，威克斯雷無疑地是對的。以這樣雄壯偉大的事業，被一個像西美耳那樣小胆的動物所嘲弄，把它降做一件可悲的家常事來並論，那豈不是要使他憤怒嗎？

『那邊的可憐鬼！』一陣寒戰溜下瑪爾胥納的背部。總部官吏的話突然喚起一個幻象：在一條破殘的，滲血的壕溝裏，人們力竭得要死去，正把他看做一個救世主似的渴望着他。他呻吟着站起來，辛酸地咒罵着這個年紀。這網竟沒有一個網眼是開着的！每分鐘的休息，就使他自己的人們多犯一分鐘的罪，這瓢竊或者甚至謀殺那邊的人的罪。他舉起兩手，大踏步地前進，決意非達到

那條他和他的軍隊所要去防守的壕溝，誓不再休息了。他的臉色慘白而且憂鬱，每次他聽到從別翼傳過來的副官的『前進！前進！』的惡狠狠的叫聲，他的臉就被一種苦笑所蒙蔽了。

突然，他站停了。在這嘩喇喇，隆隆，大砲的爆炸聲裏，又參入了一種新的聲音。這聲音清晰地超出在其餘的喧聲之上，而且幾乎把它們壓倒了。這聲音過來，帶着如是的的一種尖聲，如是的不可描述的迅速，帶着如是兇猛的一種威嚇，使那聲音似乎看得出來，好像你真的看見一個呼嘯着的半圓圈升上空，直向着一個人的頭額鑽去，那裏就響出一種短急，猛烈，如鞭折的一種銳聲來。沒有幾步遠的地方，吹起一個小小的塵埃，看不見的雹石噏的飛下在草上了。

一個榴霰彈！

連長瑪爾肯納，驚震地環視着周遭，看見個個人的眼光都釘住在他的臉

上，好像請求他的指示一樣，這使他恐懼起來了。在他們的唇上，浮動着一種羞慚，困惱的，古怪的微笑。

現在他應該毫不停留地，也不往上看一看地，無所顧慮地前進着，給他的兵士們做一個好榜樣，這是他的責任。究底說起來，你這樣也好，那樣也好，於事實上是沒有差異的。逃避或是躲藏，已是不可能了。這究竟是一件機遇的事。只有機遇能保護一個人的生命。所以你只有上前走去，若無事然一樣。只要隊伍裏有一個人，能坦然的毫無顧慮地走去，那麼其餘的人就會自感可恥起來，這樣大家互相控制着，事情就得了。他可拿自己的經驗來作證，當他被四周的人所注視的時候，心裏是起復着如何的一種情感啊！倘他只有一個人的話，他早已仆倒地上去了，躲藏到一塊石後去了，不論那塊石是怎樣的微小。

『沒有什麼！不過一顆徒耗的彈子罷了。孩子們！前進吧！』他喊着；想到他能替他的部下作一個支柱，這使他倒有些欣然了。但是當第二個榴彈掠過

空中的時候，他的嘴裏再也吐不出這幾句話來了。不管他怎樣的自持，而他的身體只會扭向後去，他的頭只會沉下到他的兩肩中去。這使他氣憤得筋肉都挺硬起來，牙齒磨軋起來。使他痠痛的，不是那飛向他來的嘯聲的猛烈，而是這飛行成弧形的東西在他面前落下的異樣的正確，正像砲學講義上所繪的圖式一樣的正確。這使他意志無力的，乃是以眼睛不是以耳朵知覺一種聲音而起的不自然的情感。

總應該做一點事情，來創造一種幻想，一種並非完全無法防禦的幻想。

『向前，跑罷！』他提高嗓子大喊着，而且把他的兩手兜着嘴，當做一個傳話器。

全個隊伍向前奔騰着，好像得了釋放一樣。他們的臉上，已消失了緊張的表情；各人忙着自己的事情，跌蹶，爬起，握住鬆散開來的裝備的東西；在一般的喘息，鼻鼾聲中，這飛來的彈丸的呼嘯，幾乎沒人注意地過去了。

過一會，連長瑪爾肯意識到有一種嘶嘶聲鑽入他的左耳裏來。他旋過頭去，看見威克斯雷臉色潮紅地在他的身邊跑着。

『什麼？』他問着，不知不覺地由奔跑緩下到一種步行狀態了。

『連長！我請你立一個榜樣！那個小胆鬼西美耳，破壞了全個隊伍。每次來一個榴霰彈，他總是叫着：『我的救主耶穌呀！』仆倒地上去。他把其餘的人也嚇壞了。應該拿他做一個榜樣，來……』

他話還沒有說完，就有四顆榴彈噹的飛過來。這呼嘯聲似乎更見高響起來，更見尖銳起來。連長感到好像有一把可怕的閃光的鐮刀，直向他的腦殼揮過來。但這個時候，他連一根眼睫毛也不敢動了。他的四肢抽縮着，而且越抽越緊起來，正像坐在牙醫生的椅子裏，當鉗子挾住了他的牙齒一樣。同時，他緊緊地細察看副官的臉兒，好奇地看他在怎樣地接受這他所渴望着的砲火。對於這些榴霰彈，他似乎一點也沒有去注意。他伸長着脖子，細察着左翼的情

形。

『那邊！』他憤怒地喊着：『你沒有看見嗎？連長！這庸劣的賤狗又仆着了。我到他那邊去！』

瑪爾肯納還未攔阻他以前，他早已衝過去了。但是跑了一半的路程，他停住了，靜靜地站了一會，接着就懊惱地走了回來。

『這傢伙中彈了。』他鬱鬱地報告，聳一聳他的肩頭。

『中彈了？』連長猛然的問。突然一陣苦辣辛酸的滋味，使他的舌尖向口蓋黏着了。他注視到威克斯雷的冰霜一般冷靜的面容，這毫無惻隱的漠然的神氣，他驚異得一手直豎起來。他的無感覺的生性，會狂悖到如此地步，那漠然的『這傢伙中彈了』的話，是如此的使人氣憤，他真的要擱他幾掌了。那個紅鬚髮裏繫着燦爛絲帶的可愛的小女孩底影像，忽然閃入他的心靈裏來，同時一個扭曲着的死屍抱着一個小孩子的幻景也跟着閃了進來。好像隔着一層面幕，他

模糊地看見威克斯雷匆匆地越過他，去追前面的隊伍去了；而他呢，却跑到那兩個昇牀的扛夫跪着的地方去。扛夫旁邊是什麼東西，却看不出來了。

受傷的人仰天地躺着。他的發焰的赤髮，裝配着一個青灰色的臉兒，益顯嚴峻的可怕。幾分鐘以前，連長瑪爾胥納還看見這人奔跑着，還看見這同一的臉，因興奮亢熱的緣故，充滿了活活的生氣。而現在他的兩腳軟弱無力了。這樣不可思議的突然轉變的景象，好像一隻冰冷的手，攬住了他的肺腑。難道所有的生命血，在轉瞬之間就能退縮盡嗎？難道一個強壯健勁的男子，在頃刻內就能粉碎崩潰嗎？這是可能的嗎？在這樣一塊鐵屑內，到底潛伏着什麼冥府的力量，在瞬息之間就能完成疾病的數月的工作？

『不要驚嚇，西美耳！』連長倚着一個扛夫的肩頭，吃吃地說着。『他們將會把你抬到後方輜重處去。』他竭力的吐出一句謊話來，深深地抽了一口氣。『你現在是第一個回到維也納去的人了！』他還想添說幾句，關於那人的

家庭以及那個紅鬚髮的小女孩的話，但不知怎的，他總說不出口來。他恐怕這個垂死的人，會叫出他的親愛的人來；當那嘴兒痛苦地抽動着，慢慢地張開來的時候，他不禁打了個寒噤。他看見那人的眼睛也睜開來了，看見那無神的眼珠，似乎不再釘在任何實物的身上，而是透過眼前所有的景物，向遠處去找尋一種什麼東西似的情狀，他忍不住戰慄了。

西美耳的身體，在醫生兩手強力的檢驗下抽動着。不可思議的潺潺聲，從他的流血的胸部創口升了上來，他的呼吸把浮在他嘴上的紅沫，吹成撲撲的水泡。

『西美耳！你要什麼？西美耳！』瑪爾胥納低低地俯在負傷者的身上，這樣哀求着。他專心地聽着這斷續的聲音，相信他總能獲得一個最後的信息。當那對浪遊的眼珠，最後找到了歸路，帶着一種憂愁的詢問的眼光釘視在他的臉上時，他纔得了釋放似的，深深地透了一口氣。『西美耳！』他又喊了出來，

握住了他顫抖着摸索到傷口去的手。『西美耳！你知道我嗎？』

西美耳點着頭。他的兩眼張大着，他的口角下垂着。

『受傷了……連長！……受傷得這樣呀！』這聲音從那破碎的胸脯裏出來。它對於連長，好像一種斥責一樣。經過短時期的呻吟之後，他又喊了出來，帶着一種暴怒的尖聲，他的嘴邊起着泡沫：『傷了！傷了呀！』他用他的手足亂擊着。

連長瑪爾胥納跳了起來。

『把他抬回去。』他命令着，也不知道他做的是甚麼，他用他的手指塞着兩耳，就拔步追趕隊伍去了，那隊伍已到了山脊頂。他跑着，把頭緊縮在兩手裏，好像被挾在虎頭鉗裏一樣；喘息着，被一種恐怖驅策着，好像那個傷兵的痛楚的叫聲，正提着利斧向他追趕來一般。他看見這抽縮的扭動着的身體，這突然凋殘的臉兒，這黃白色的眼睛。而且那『連長！……受傷得這樣呀！』的

呼聲，在他的身內回響着，抓着他的心胸，所以當他跑到山頂的時候，就跌倒  
了，半窒塞了，好像陸地在他的脚下崩開了一樣。

不，他不能作那類事情！他不欲抱着這個目的前進。他不是個劊子手，他  
不能驅策人們去死。他不能裝聾作啞地，來對待他們的災禍，對待那如孩子般  
的啜泣；這啜泣刺螫着他的良心，好像一種尖刻的責難一樣。他挑釁地頓着  
足。他內在的一切都起來反抗那召喚他的事業。

下面，戰場呈着悲涼的灰色，伸展到很遠的地方去。沒有樹木，也沒有一  
塊青的草地。一片都是殘石的廢墟——割裂了的，壓碎了的，翻掘出來的，沒  
有一點生命的象徵。從谷底開始，一直引到那面山邊，橫着一條交通戰壕，從  
那兒有鐵絲網伸出，看起來好像無數伸出來想攬什麼東西的手指，深深地抓陷  
在這窒息的大地裏一樣。瑪爾肯納不覺又向四周環看了一下。在他的後面，這  
青綠的斜坡陡聳的下去，直到那留着行李的小樹林邊。更後去，這白色的大

道，閃光得好像一條嵌在燦爛的草地中的河流。短短的一個轉變，這綠色就消失了。一切生命好像被這大砲的吼聲，被這山谷裏像一種大熱病的脈跳似的嗥叫的搗擊聲所降服了。一個個的彈穴，在那裏張口呵欠着。時時有黑色的泥柱跳了起來，暫時的掩藏了這個燒成灰燼的荒野的小部分。那些被劈裂的好像經小刀削過的殘株挺立着，彷彿是對於薄弱的想像力的一種譏諷的詰難，詰難它在這個死和廢物堆成的戰場裏，沒有認識到在這空前未有的大瘋狂掠過牠，播下殘蹟，使牠成爲像兩個世界爲一個蕩婦而打架過後的舞場一樣的以前所曾有過的景色。

而今他所要下去的，正是這個地獄似的山谷！他和他的該死的連隊，投下到那個地方去，在那裏生活五日五夜，把他們活着的身體戳在魚鈎上，作爲誘敵的餌！

獨自一個人，沒有一個人會聽見他，陷在這樣密密的，雷雨似的爆炸的榴

彈火裏，連長瑪爾肯納不禁暴怒了，反抗這個加他以這樣災患的世界；但可惜他的暴怒始終是無濟於事的啊！他咀咒着，咆哮出他的憤恨，來攻擊這個擾攘，但這擾攘還是聳然無聞啊！下去很遠的地方，差不多已是谷中的地方，他看見他的軍隊浮現出來，後面跟着副官威克斯雷，他在他們後面跑着，正像一個屠夫的助手，幫同驅牛到屠場裏去，他不由得驚跳起來了。連長見他們跑得很匆促，見炸彈的煙雲在他們的頭上增厚起來，在他前面的斜坡上，看見有青綠色的東西，這裏那裏的堆着，好像沿路掉下的行囊，有的靜着不動，有的像大蜘蛛似的扭動着——他呢，不停地向前衝跑上去。

他像瘋人似地，跑下峻峭的斜坡，幾乎沒有覺到他的足下的陸地，也沒有聽見爆裂的砲彈的炸聲。說他是跑，毋甯說他是飛，顛蹶過燒焦的樹根，跌倒了，又撐起向前衝過去，沒有看一看左邊，也沒有看一看右邊，一路上他幾乎是閉着眼的。時時，好像由車窗口望出去一樣，他看見一個慘白痛苦的臉兒飛

過。有一次，他似乎聽見一個人呻吟着要水喝。但他希望什麼也沒有聽見，什麼也沒有看見。他跑着，瞎着眼，襲着耳，一點也不停止，被那斥責的『傷得這樣呀！』的話的恐怖所追逐着。

只有一次他停住了，彷彿他已踏入了一個陷阱，彷彿被挾牢在鐵鉗裏了。一隻手攔住了他，一隻灰色的帶着彎曲指兒的痙攣的手。牠在他的面前豎起，好像是石鑿的東西。他沒有看一看臉，也不知道那個伸出死的威嚇的拳頭的人是誰。所有他知道的，便是在兩點鐘以前，在那過去的小樹林裏，那隻手還是安然的切着麵包片，或者寫一封最後的明信片寄回家去。被那些手指引起的恐怖，牢牢地攔住了連長，借給他的四肢以新的力氣，所以他衝着上去，像一個孩子似的大跳着，直到他帶着騰躍的胸側，和眼前的一朵紅雲，最後在谷中下去到交通壕的入口地方，追及了他的隊伍。

副官威克斯雷帶着嚴肅的軍人態度，前來見他，報告說是已傷失了十四個

弟兄。瑪爾胥納在他的語調裏，聽見有一種矜驕的鳴聲，好像得意他已獲得了什麼一樣，正像一個自誇爲第一的，而且以一種沉音來增加他新得的威嚴的孩子似地欣躍着。那邊山坡上扭動着的傷兵，對於這個初出茅蘆的青年有什麼關係呢？那個紅髮啜泣的懦夫，於他又有什麼相干呢？孩子失了他們的扶養者，長成爲乞丐，度着一種深淵裏的生活，或者陷入一種監獄的生涯，這對他又要得什麼呢？凡此種種，都不過是候補演員，一種舞臺的背景，來給副官威克斯雷的英雄氣概更顯得出色些罷了。有十四個流血的肉體躺着的徑路上，他竟毫無畏懼地踏過了。這樣他的雙眼怎會不放射着傲意呢？

連長急急地上去，經過威克斯雷。他自己心裏想，只要不見着他，只要不遇着那人的自滿的眼光啊！他恐懼着他的憤怒怕會壓倒了他的理智，他的舌尖怕會不聽他的指揮，他的緊握的拳頭怕會自由行動起來。這裏威克斯雷是在他的權力範圍內的。但在這裏，他應該寬恕這個人。他每一分鐘都在生長起來。

他的身材使別人都變爲矮小了。他浮游在河面上，而其餘的人呢，却被他們的過熟的人性的重荷所壓倒，像厚重的泥塊一樣地沉下到河底去。這裏找到了別的法律。他們現在戰戰兢兢地跟隨着所走進去的黑筒坑，正是引導到一個被死海衝洗着的島去的（註）通路。不論誰，只要是在那裏擱淺的，都不敢藏着他在另一個世界裏所用的任何物品。統治這裏的主宰，沒有別的東西，有的是他的斧和他的拳。而他就是別人所依存的富翁了。連長瑪爾胥納昏昏地摸索着他的路，穿過滑溜的壕溝去」，他漸漸地明白他現在應該把可厭的副官當作一件寶貝看了。假使沒有他，他將會迷失了。

他看見他的腳邊，有血水潭的痕跡，所踏着的都是些破碎，滲血的軍服，空的彈殼，喇喇作聲的罐頭馬口鐵，以及砲彈的碎片這一類東西。張口的彈洞會突然的在眼前開張，上面不定地架有半焦的木板。隨處都有被瘋狂地劫掠過的痕跡，板着猙獰的臉孔。剩着的，都是些焦黑的東西，什麼電線啦，橫梁

啦，包袋啦，斷折的器具啦，一種雜亂的樣子，簡直把人嚇得昏亂。一切都沉浸在窒人的燃燒的惡臭，火藥煙，以及刺人的彈丸的氣息裏。你踏着的不論什麼地方，地土因巨大的轟炸而割裂開來，但是又慢慢地彌補好了，再是一次深的破裂，而又第二次弄平了，所以一個人在這種地方，昏昏地踉蹌着，好像被捲在一陣颶風裏一樣。

連長瑪爾胥納像一條蟲一樣，在壕溝裏匍匐着過去，受着他的印象的重力底壓迫，他的想頭越發熱情地，越發拚命地轉向副官威克斯雷身上去。只有威克斯雷能幫助他，或者代替他的職位，帶着他的那冷酷嚴肅的精神，帶着他那對於一切事物的盲目；這一切事物，似乎並不觸着他的生活，或者就是被那光輝的幻像，一個升級的身佩勳章的威克斯雷的幻像所掩蔽也說不定。連長憂急地向四周環看着找他；每當這急迫的嗶聲從後隊傳到他耳裏來的時候，他才如釋放了似的吐了一口氣。

壕溝似乎永不完盡的一般。瑪爾肯納覺得他的力氣消失了。他跌蹶的時候，現在更多了，每當看見那表示傷兵經過過的縱橫的血跡的時候，他戰慄了一下，合攏他的眼睛來。突然他驚震地舉起頭來。一種新的氣味刺激着他，一種甘味的臭氣。這臭氣只是強烈起來，直到一個壕溝的轉角，——由那裏牠滾向左邊去，成半圓形的退去——牠才像一朵濃厚的雲，撲擊到他的身上來。他向周圍找尋，惡心地震戰着，他的喉管脹上來了。在壕溝的一個凹處裏，他看見一堆齷齪，破碎的軍服，層層地堆聚着，帶着奇異的嚴峻的輪廓。他費了好多時候，才完全把捉了那聳起在他面前的可怖的東西。倒斃的兵士，像堆集的不頭似地躺着，帶着扭曲的樣子，表記出死的最後的痛苦。本有蓬布覆蓋在他們上面的，而現在已滑下了，顯露出這冷酷如石的，鉛灰色的諷刺畫，這垂落的牙床，這睜視着的雙目。躺在頂層的那些屍體的臂膊，像棚架的棒條似的，向地上垂了下來，握住了那些躺在下面的臉兒，這些臉兒已播上了鉛色的腐爛

的斑點。

連長瑪爾肯納吼叫了一聲，向前踉蹌過去。他的頭好像脫離了頸脖似的搖着，他的兩腳軟了下去，幾乎快觸着了地面。突然的，一個不認識的臉直在他的眼前浮現出來，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才恢復了他的自制。這是一個軍曹，帶着死白色的臉，以發熱病似的閃光着的一對大眼睛瞪視着他。這人呆呆地彷彿癱軟了似的站立了一會，接着，他的嘴張大開來，拍着他的兩手，像一個跳舞者似的躍到空中去，也沒有想到打一個招呼，就衝出去了。

『得了援救呀！』他邊跑邊喊着。

他來到壕牆的黑洞前，像通到一個地穴去的入口的地方，停立着了，俯下身子，向裏面開曠處喊着，他的語聲裏響出一種不可描述的快樂，——帶着一種好像通過眼淚迸發出來的高興的聲調說：

『援救呀！副官！援救隊已到了呀！』

連長目送着他，聽着他的喊叫。他的眼睛潮溼起來了，那孩子般快樂的喊聲，那由一個釋放了的心裏叫了出來的喊聲，是如此的感動着人啊；他緩緩地跟着軍曹進去，看見——好像喊聲已喚醒了那些死者一樣——無數的慘白的臉，從各角隅裏窺了出來，那些縛着滲血的綑帶的傷兵，那些捏着來福鎗的跛蹶的人形。無數的人由各方面向他潮湧過來，個個瞪視着他；這無語的嘴唇，也好像形成這個『援救』的字眼。最後有一個人咆哮出一聲尖銳的『好呀』，這聲音正像燎原之火一樣，從不可見的嗥嘯找到了回響，這狂熱地再三重覆着的回響。當那守壕的司令官從地下室衝出來的時候，瑪爾肯納深深地震驚了一下，俯着頭連忙揮手擦一擦他的眼睛。

已沒有可表記生命的東西留在那人的身上了。他的臉呈土灰色，他的眼睛像兩盞熄滅的燈，圍有寬邊的藍圈。他的眼皮因失眠而變為一種鮮紅色。他的頭髮，他的鬚鬚，他的軍服，都裝在一種厚殼的泥污裏，這樣他看起來，活像

一個剛從墓窟裏起來的人。他行了個簡單的軍禮，接着就帶着一種歇斯底里的狂喜，一把握住了連長的一隻手。他的手冷得如死屍的一般，而且因沾有汗液和泥污的緣故，帶着一些滑黏。成最奇特的對照的，就要算這個掛着軍服的骨骼，這個嚴峻的死的假面，和那司令官歡迎他們的援救者所表現的這種癡孽的過於奮激的神經性之間所造成的對照了。

說話就像一條瀑布似的，從他的裂開的兩唇間迸出。他把瑪爾胥納拉到地下室裏去，躡蹻着，摸索着，像昏迷了似的，把他推倒在一樣看不見的大概當做椅子的什麼東西上以後，開始滔滔地述說他的經過。他不能靜靜地站立一秒鐘。他亂跳着，拍拍他的大腿，以不自然的高聲笑着，來去地跳跑着，忽而把他自己摔到角隅裏的臥榻上去，每隔一分鐘要一支香煙，抽不到二三口，就不知不覺地把牠丟了，立刻又要第二支來。

『我告訴你，再過三點鐘，』他帶着假作的快樂態度，滔滔地說着：『三

點鐘嗎？我說的是什麼？啊！是的，再過一點鐘，這將會太遲了。你知道我還剩着多少發子彈呢？統統只有一千一百發啊！機關鎗嗎？倒壞了。電話嗎？從昨夜起已被打掉了。派一隊人去修理嗎？不可能！因為壕裏每個人都是需要的啊！起先我們的人數是一百六十四個。現在只剩下三十一個了，而且他們中間有十一個是受了傷的，所以他們是不能拿鎗的了。三十一個漢子守着戰壕！昨晚，他們來進攻的時候，我們還有四十五個弟兄。自然囉！我們送他們見鬼去了，但是我們又失了十四個弟兄。我們還沒有機會去埋葬他們呢。你不是看見他們躺在那邊嗎？』

連長讓他滔滔地說着。他把他的手肘靠在原始的桌上，兩手抱着頭，儘是靜默着。他的眼睛環視着這個黑暗的發霉的地洞，洞裏充滿着由一盞小煤油燈發出來的惡臭的煙氣。他看見角隅裏生黴的稻草，入口處被打斷的電話機，一隻盛罐頭食品的空箱子，上面展着一張破碎的地圖。他看見一大堆來福鎗，好

多捆軍服每件都附有籤條的。他覺得有一種啞然的，冰冷的恐怖，如何地在他的心內一寸一寸地升騰上來，癱弱了他的呼吸，好像這頭上的泥土，這只有用破裂的幾塊木板所搭成的棚架支持着的，時時恐嚇着要坍落下來的泥土，已把牠的不可擋的重量壓在他的心胸上了一樣。那個騰躍着的魔鬼，那個吃吃笑着的死神的頭，——這頭僅僅在一星期以前或許還是年青的吧——像一個夢魘似的感動着他。想到現在輪着他到這墓窟裏來，支持五六天或是一星期，來經驗那個人帶笑述說出來的這同樣的恐怖時，他由沮喪而激成一種狂熱的，悻心的憤怒了，這憤怒他再也抑制不住了。他巴不得咆哮出來，跳了起來，奔到外面去，向人類之前，由他的深心裏喊叫出來，請問他們爲什麼他要被拋在那裏，爲什麼他要躺在那裏，直到他變成臭屍，或者變成一個瘋子。他怎會被人家逐出到那裏來呢？這個他却不能理解了。他覺得牠是完全沒有意義，完全沒有目的。他眼前所見的一切，就是那個地洞，那些躺在外面和近邊腐爛的屍體。但

是離開那瘋狂的地方一步，就是他自己的維也納了，那裏還是和他在兩天前離別的時候一樣，帶着牠的電車路，牠的陳列貨物的櫥倉，牠的含笑的人民，和牠的輝煌的戲院。當別的人們，快樂，整潔，穿得華華麗麗的，坐在輝煌的大廳裏，聽着甜蜜的樂聲，作樂至於疲倦了的時候，就鑽到溫軟的被窩裏去，沒有可怕，也沒有危險，受那全世界的護衛，誰敢損害他們頭上的一根毛髮，全世界就會憤怒，起來攻擊那個人；而在這裏呢，却要蹣縮着，呆子一樣忍耐地等待着死的到來，準備像一隻野獸似的，帶血污的死在裸露的泥地上，這是何等狂妄的事啊！難道瘋狂已偷偷地攫住了他，抑是別的人們患了瘋狂呢？

他的脈息怒跳得好像他的心兒要爆裂開來了，倘若他不能高喊一聲來解救他的心靈的話。

就在那個時候，副官威克斯雷匆忙地進來，好像一個跳舞會的掌禮者一樣。他在連長的面前，直挺挺地站着，報告說上面一切事情都已預備好了，他

已指定了崗位，而且排好了看守的人，就是那機關鎗也已安置好了。連長看着他，好像被這個甯靜的態度擊了一個耳光似的放低了他的兩眼；這種甯靜的態度突然使他的怒氣消盡，代替以一種熾熱的自羞。

爲什麼那個人不受這空前未有的死之恐怖的影響呢——甚至彌漫在這裏空氣裏的死之恐怖？他能用一個成人的先見力來發號施令，而他却像一個受驚的孩子一樣匿了開去，不但不能統治他的命運來適合他的年齡，反以像一隻困獸的癡狂的盛怒來反抗他的命運，這其間究是什麼緣故呢？難道他是一個懦夫嗎？難道他被掌握在一種卑鄙，沒用的恐懼裏嗎？難道他被那可憐的靈魂的盲目，這不能把它的幻像高舉出它的自我以外，也不能爲一個理想的緣故而忽視它的自我的盲目所克制了嗎？難道他真的這樣缺乏一般幸福的意識，這樣完全地受短視的自私的支配嗎？難道他除出關念他的赤裸裸的慘苦的生存以外，任何也不關念着嗎？

不，他不是那樣的人。他並不比別的任何人格格外依戀於他自己的生命。假使那邊敵壕裏充滿着的都是像威克斯雷那樣的人，假使這次戰爭是反對瘋狂的硬心者，是反對食人肉以自肥的善弄口頭禪者，是反對那巧妙地建築起來的整個暴力的集團，這佯言保護人家而實際上都驅使那些人去爲他們的利益拚死的暴力的集團，如果這樣的話，他也能熱情地把生命丟棄的，而且不要高揚什麼旗幟，不要什麼狂喜，也不要這世界的喝采。他將赤手空拳的投入戰爭裏去，不意砲彈的爆炸，也不管負傷者的呻吟。啊！不，他不是一個懦怯的人。不是像那兩個人所想的一個。他看見他們輕蔑地霎着眼，取笑着這個像一捆悲慘的東西似的，坐在角隅裏的不幸的老伯伯，一個後備軍的軍官。他們豈知道他心靈裏的酸苦？他們像英雄似的站在那裏，感覺他們的本國在向他們霎眼示意，而且說些什麼以所有同心的羣衆來棲息這孤寂，以萬民的力量來充實他們的靈魂；這些話一說出，就有全世界來響應，來扶持。他們嘲笑一個殺人而不感敵

恨，死而不覺狂喜的人；因為勝利在他看來，不過是一種巨大的暴力，而它之所以能獲得它的目的，也僅僅是因它擊得厲害些罷了，並不是因它有正義或是一種高貴的目的作為他的倚仗。他用不着因他們的勇敢而謙讓，沒有理由因他們的勇敢而畏避。

一種冷的，驕傲的挑釁激勵着他，所以他站了起來，突然覺得勇氣百倍了，好像被那非人力所能勝任的負擔，這只有他一個人擲在肩上的負擔所提起了。他看見這奇異的副官依然來去地跳着，匆匆地收集他的東西，把牠們裝入行囊裏去。他聽見他在罵他的傳令兵，而且怒喝着要他趕快些，一邊他忙着搜括關於過去幾天戰爭的新奇的故事，可厭的瑣碎，而威克斯雷對於這些話，却以窒氣的注意來吞嚥着。

『怎樣的一個問題啊！』戰壕的司令官喊叫着，對着他的聽者發笑。『意大  
利是不是也有重大的損失？你想我們會讓他們像打兔子一般的打我們嗎？你只

看我們在他們十一次的進攻中，沒有爬出壕溝過，尙且被鎔化到剩了三十個人，由此那些傢伙的損失是怎樣，你就不難計算了。就讓他們像那個樣兒的再繼續數星期吧，那我們的人料也就會用完了。』

連長瑪爾肯納不願去聽。他站着，俯在一張地圖上，當聽見『人料』兩個字的時候，他猛烈地驚跳了一下。這聲音好像是對準他的思想而發的一種辱罵，好像這兩個人已看透了他，彼此同意着來給他一個好教訓，而且顯示他，他是如何的孤另。

『人料！』

在一條充滿着死體的臭氣，受砲彈的撞力震撼着的戰壕裏，站着兩個人，各自下了賭注，當那骰子仍在滾轉的時候，他們談論着『人料』！他們說出那樣殘忍可恥的字眼，而毫無一絲激怒的影子，好像他們的活生生的肉體，不過是賭徒的籌碼罷了，被拿在自誇爲有權玩神戲的人們的手中，認爲是自然的

一般。一點不躊躇地，他們把他們的唯一不可挽回的生命放在一個權力的脚跟前，那權力是否知道合理地去壓放賭注，除出以他們的死體來證明外，是無從去證明的。那樣談話着的兩個人正是軍官！這樣，何處有一線希望的閃光呢？

或許外邊，在這些樸索的人們，這砲火的飼料中間，有一線希望之光吧？他們現在聽天由命地蹲伏在各自的崗位裏，思念着故鄉，他們每個人仍舊覺得自己是一個人。他的思緒引到他的兵士們的身上去了，引到他們的鈍遲，靜默的悲哀裏去，引到他們的真實的偉大裏去了，這沒有悲憤，沒有森嚴氣的，穿着日常的衣服，忍耐地等待着英勇的死的偉大。

地下室的外面，站着受釋放的連隊的殘遺者，準備着行軍，在並立的兩個人的中間，常常有一個躺在蓬帳布上的死的伙伴。一隊長的行列，在它靜默的期望中深深地騷動着，而且參雜以榴霰彈的嘶嘶聲和拆裂聲；這榴彈的如雷

般的吼聲，從上面落到那些依然活着的人們中間來，好像是給他們的一種警告。瑪爾肯納對這貪得無厭的東西，酸痛地握緊了他的拳頭。

正在這個時候，臉色慘白的軍曹來到那曾經堆疊過死屍的地方之前，把瑪爾肯納驚嚇得斷了他的思想。

『連長！我敬報告你，除出這十四個死者以外，還有三個受重傷的不能行走的人——意大利兵。我已沒有扛夫留給他們了。』

『我們願意把他們留給你們，當做一種紀念物。』這個剛剛同威克斯雷一齊離開地下室的守壕司令官，絮聒地笑着說。『晚上你們可把他們葬到那邊上面交通壕中間去的。連長！當天色黑暗的時候，意大利人就會把他們的掩護砲火引回到更遠的地方去，給你一個爬出的機會。當然囉！他們不會長遠安穩地躺在地下的，因為砲彈再會把任何東西都拆開來。我這可憐的徽章，已被我埋過三次了。』

「他們究竟怎樣進這裏來呢？」威克斯雷趨前一步問道：「你們在壕裏打過仗嗎？」

別個副官倨傲地搖着頭說：『我要說沒有進來過。紳士們決不能達到那樣遠的。這三個人在前晚上，想來割鐵絲網，却被我們的一個機關鎗手瞥見了，他的如濺沫的鐵彈立刻破壞了他們的小把戲。嘿！自然囉！他們就在我們的眼前躺着了，而且他們穿有最可愛的光亮的黃鞋子。我的兵士們妒嫉他們有那樣的鞋子。那裏……』他說完，以他的手指着那個臉色慘白的軍曹的脚。『那裏你看見一雙。但是現在我們要動身了。開拔，軍曹！我向你致敬意，連長！意大利人將會驚呆，當他們今晚舒適地來了結我們的時候，發見到去了一百五十支來福鎗，却調來了二架簇新的彈丸注射機。哈哈！可惜我不能在這裏目睹牠了。再會！朋友！祝你們好運！』低低地吟着一曲快樂的流行歌，他跟着他的兵士們去了——沒有後顧一下，甚至沒有注意到瑪爾肯納陪着他走了一程。

愉快地，好像去赴一個星期日的野宴一樣，這般人開始上路了，這條路是越過碎瓦殘礫的可怕的荒野，和那峻峭高聳的山嶺而去的。在那樣一條田鼠的走廊裏，他們必需忍受如何的一種陰府裏的生活啊！連長呆呆地站着，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彷彿那灰色的長的縱隊，緩緩地繞行過壕溝，帶去了最後的希望似的。那走在最後的一個兵士的背，這漸漸地縮小下去的背，在他看來似乎便是世界了。連長的兩隻眼睛，貪婪地附隨着那個背，而且恐懼地測量着那個他將永不能再見的東西和這壕溝轉角之間所差的距離。此刻還來得及喊出一聲問候；如果跑得快些，你或許還可以追及他，交給他一封家信。

接着，最後的中間物在眼前消失了——這劃分世界成爲兩半的最後的可能性。他的慕念在這無盡的空間前，這需要搭架渡橋的空間前退縮了——沒有別的東西可來架橋，除非用他的慕念啊！

瑪爾肯納孤寂地站在空壕裏，獨自沉思着。他覺得他好像被挖空了，向周

圍找尋幫助，他的眼光落在凹處裏，看見了死屍。那裏只有三個意大利兵躺着，生命已離開他們去了。一個顯露着臉。口依然張得很大，好像要哭出來的一般，他的兩手挖入他的不自然地臃腫着的身體裏去，好像爲的要屏除痛苦似的。還有兩個屈着他們的膝頭，把頭挾在他們的手臂裏。這些赤裸的脚，帶着灰色抽搐的足趾，凝視到交通戰壕裏去，好像東西被盜劫去了似的，帶着一種默然的控訴。這些死體上有一種疏遠的意味；在他們的赤足上，含有一種悽寂，一種孤獨的情調。纏結紛亂的記憶浮了上來，一羣飛行的臉兒閃過連長的心幕——威尼斯的艇夫，利舌的御者，一個巴西里波客棧的無齒的主婦。曾在一個假期內，到意大利去旅行二次，就有許多憂愁的影映在他的心幕。最後在那死的舞臺上，出現了別個人形，他自己的姊妹，坐在維也納的音樂會廳裏，毫無憂慮地，諦聽着音樂，而其時牠的兄弟却僵硬地死躺在這地上的某處，一個正要被敵人踢開的死屍。

戰抖着，連長急忙回下到壕溝裏來，好像這三個死人踏着赤足在悄悄地追逐着他一般。當他最後跑到他的兵士們的中間的時候，他纔覺得如他已抵一處安穩的避難所一樣。

炮彈現在是這樣緊密地落了下來，爆炸聲沒有剎那的停止過，一切聲音都并成一種單調的，一律的，隆隆的雷聲，這使地面震戰得好像一隻船的船身一樣。但是有一種特別尖銳的拆裂聲由一顆彈丸裏出來，那彈丸完全擊中了壕溝，這壕上的掩覆物爲之向四面八方飛散開去。過了幾分鐘，就有兩個呻吟着的人，拖下一個死屍來，把牠靠住壕牆之後，又穿過狹窄的通氣道爬回到他們的崗位上去了。瑪爾肯納看見他的軍曹站了起來，動着他的嘴唇。接着角隅裏的一個兵士升了起來，拿着他的來福鎗，沉重地跟着別的兩個去了。這一切是如此的不愉快，如此的有秩序，正像在營盤的空場上單調地操練之間喊出『Next』的時候一樣，唯一不同的，便是有一小羣人，受那好奇心的驅使立刻

聚集到死者的周圍來；這種羞怯的好奇心常常把簡單的人引往死屍和送葬那兒去。這羣人中間的大多數的人，都希望他去同樣的做——他在他們的眼中看出這個意思——他也過去，向死者致一個最後的敬禮。但是他不要這樣做。他下了絕對的決心，不去查明死者的姓名。他致力於最後實行自主權，對於這一切小遭遇他置之漠然不顧。以後一直他沒有看見過死者的臉，也不會聽見他的姓名過，只知道在打仗裏倒斃了一個人，成千成萬人中間的一個。倘若他保持着原來的距離，不去想到每一個人，也不讓一個明定的命運闖入他的注意裏來，這樣他要保持漠然的態度就不會如是的難了。

他執拗地走過到第二條通氣道裏，——由這通氣道可以到頂上去的——第一次注意到上面已經變得十分靜寂了。再沒有什麼呼嘯聲或是爆炸聲聽見了。

這死一般的靜寂好像一種使人痲痺的重量，掩覆着令人耳聾的喧噪，而且使空間充滿了一種緊張的期望，這種期望在個個人的眼睛裏閃動着。他想要擺脫這

種壓迫，就爬過破碎的通氣道到頂上去了。

他所看見的第一件東西，就是威克斯雷的躬起的背。他正拿着他的雙眼望遠鏡，在一防禦物的掩護下，貼着眼睛遠望。別的人們也黏在他們的崗位上不動，他們靜止的肩胛上，似乎有種驚懼的東西。立刻，一陣扭動穿過了這化石的行列。威克斯雷跳了回來，把連長撞了一下，喊着：『他們來了！』接着，他衝進通氣道裏，吹起警笛來。

瑪爾胥納不知所措地凝視着他，他躊躇地步到這防禦物的後面去，望見那廣大的，煙霧彌漫的郊野，屈伸在這纏結的鐵絲網之外，灰色的，撕碎了的，染有血的斑點的，好像一巨人的死屍的浮腫的形體。太陽正在極遠的地方沉落。牠的大的赤銅圓片，已被地平線截去了一半，看起來好像從地裏生長出來的一樣。背着那眩目的遠景，有無數黑色的暗影，正像顯微鏡下的蚊蚋之羣似的，也像印第安人揮着戰斧似的在跳舞着。望去，他們不過像斑點一樣的大小

罷了。有時他們完全消失了，接着又高高地跳了出來，而且愈來愈近了，他們的鎗在空中蠕動着，活像水螅的足。漸漸地他們的喊聲聽見了，而且如遠處的犬吠聲似的只是高漲起來。當他們喊『Avanti!』的時候，這不過是一種尖銳的呼聲，然而當他們的『Coraggio!』的叫聲衝過他們的陣線的時候，這聲音就變爲一種鈍遲的轟然的雷鳴了。

現在全連兵士都靠着壕溝的斜面緊緊地站定，他們的臉都像石鑿的一樣，抑制着情感，慘白得好像白堊似的，帶着緘默的口，每個人的鎗都預備好——僅僅一隻具有百隻眼睛，和百隻臂膊的猛獸。

『不要放！不要放！不要放！』副官威克斯雷的叫聲，不斷地通過壕溝。他的命令似乎勒住了每個人的咽喉，握牢了那些貪婪地正想扳彈機的指頭。第一個手榴彈飛進壕溝裏來。連長看見牠飛過來，接着就看見一個人從人羣裏疏散開來，展着兩臂向地下室踉蹌過去，仆倒了，一層血的面幕罩住了他的臉。

接着——最後！——這是一種釋放——來了機關鎗的掃射，立刻來福鎗也一齊迸發了，像是一羣激怒的獵狗的暴嗥。一種冷的可厭的貪慾，浮在所有人的臉上。有的人當新的一羣人在那邊稀疏的行列後出現的時候，恨怒地嘶喊起來。來福鎗的鎗管已熱得發燒了——然而這雷鳴似的『Coraxcorax！』的喊聲還是愈來愈近。

好像發了瘋似的，那些黑影在那邊狂亂地跳躍着，忽而跳到空中去，隨又落了下來，彼此撞着滾着，好像戰爭舞已達到了它的激發的頂點一般。

接着，連長瑪爾肯納注意到他身旁的一個人，放下他的來福鎗，連忙以震顫的手，把鎗刺插上冒煙的鎗管裏去。連長感覺到好像他要嘔吐了。他昏暈地合攏眼睛，倚着壕牆，讓他自己滑到地上去。難道他要看——看——那樣的情景嗎？難道他有此忍心來看人們被刺殺在他的身邊嗎？他由袋裏拿出旋轉手鎗來，去了子彈，把牠丟了。現在他是沒有防禦的了。突然他變得寧靜了，站起

了兩腳，被一種奇異的鎮定鼓舞着，預備把他自己給那些喘息着的野獸中的一個去屠殺了；那些野獸受盲目的死之恐怖追逐着，正像潮湧似的衝了上來。他要像一個人的死去，沒有厭憎，沒有憤怒，帶着純潔的一雙手。

一聲嘎啞的咆哮，一聲可怕的，失人性的喊叫幾乎在他的身邊起來，把他的思想扭回到戰壕裏去了。一道廣闊的火光，成一種傾斜的弧線，眩目地直落在他的旁邊，濺到第一行裏的這高身材麻臉的成衣匠的肩上去。霎眼間，這人的全部左側就火光焰焰了。一聲痛苦的呼號，他就倒下地上去，扭動着，哭喊着，又跳了起來，呻吟着上下奔跑，好像一束活動的火把，直至他又倒了下來，半焦着了，癱攣着，接着便僵直地躺着了。連長瑪爾肯納看他躺在那裏，嗅到了一種焦肉的氣味，他的兩眼不知不覺地移到他自己的一隻手上來，看見他的大拇指下有一小點白白的硬斑，這使他憶起他在兒童時代裏被火燙傷所受的種種痛楚來。

那時候，有一陣快樂的呼號從一百個受釋放的喉嚨裏迸發出來，震激了全個的戰壕。進攻已被擊退了。副官威克斯雷留心瞄準那個擲液體砲火的人，第一彈便擊中了。那液體砲火便像噴泉似的，由那倒斃的人的僵硬的手裏飛散起來，紛紛地落在他自己的同伴們的身上。他們殘破的陣綫，在這不意的災禍前突然的往後退縮了，他們雜亂地逃奔着，後面跟着由所有的來福鎗裏射發出來的烈彈。

兵士們像失了生命似的頹然倒了下來，帶着弛鬆的臉和無神的眼睛，彷彿有什麼人把供養他們的力源塞住了一般。他們之中有的人，靠着壕牆，臉色像牛乳餅一般的白，俯垂着頭，因力竭而嘔吐着，瑪爾胥納也覺得他的喉管升了上來，就摸索着他的路到地下室去了。他現在要進他自己的地方去，那裏他可以孤寂一點，用某種方法來把他自己從失望的掌握裏解救出來。

『喂！』副官威克斯雷在靜寂中不意地喊了出來，跳過到左邊機關鎗架着

的地方去。

連長又轉回身來，登上梯子，望出到戰場的前景裏去。那裏，右邊鐵絲網的面前，跪着一個意大利兵。他的左臂軟弱地往下掛着，右臂舉起着，像是在懇求的一般，他緩緩地向他們爬行過來。再過去些，一半被那個跪着的人所遮蔽的，有種東西在地上蠕動着。那就是三個傷兵，緊貼着地面，想爬到他們自己的戰壕裏去。一個人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來，他們如何的想在死屍後躲藏，而且時時地躺着不動，想這樣來逃避敵人的眼光。這是一種淒慘的景象——那些被上帝所遺棄的動物，陷在死的環圍之中，每分鐘在他們就像是一個永世，然而還是竭力的攔住他們的殘餘的小生命，不肯放鬆一點。

『上來！什麼地方有一條繩子嗎？』一個年老的伍長向下面壕內發問。『我替可憐的意大利鬼傷心。讓我們拉他進來罷！』

機關鎗阻止了他。那個跪在絲鐵網邊的人聽着，驚跳起來好像要跑的一

樣，但是，隨即仆倒了。他後面的泥土，因受彈的打擊噴了起來，接着過去的別個人像蛇似的舉了起來，隨即三個人向前短短的一躍，就躺得很安靜了。

連長瑪爾胥納緘默地站了一會。他張開兩唇，却沒有聲音從喉嚨裏發出來。最後，他的舌頭聽從他的指揮，於是他叫了出來，他的語聲裏含有一種瘋狂的抑塞的怒氣。

『威克斯雷副官！』

『是，先生！』不經意地回答。

連長瑪爾胥納捏緊着拳頭，帶着緋紅的臉，跑向副官去。

『是你開鎗的嗎？』他喘息着，呼吸也沒有了。

副官驚訝地看着他，把他的兩手插在褲袋裏，很合禮地回答：

『是我開鎗的，先生！』

瑪爾胥納的語聲又斷了一會。他的牙齒震顫着，當他吃吃地說出來的時

候，他的全身顫抖着：

『你自己不害羞嗎？一個兵士是不打無助的負傷者的。記住這句話！』

威克斯雷臉色發白了。

『我報告你，連長！有一個人近着我們的壕溝，便遮蔽了別的許多人，使我們不能看見。所以我不能恕他。』接着，突然的一陣暴怒，他無理地添說下去：『而且，我想，我們都有十足的飢餓的家眷！』

連長像一隻咬人的狗似的向他跳過去，頓着足，發吼起來：

『我沒有興趣於你所想的。我禁止你去射擊受傷者！當我在這裏做司令官的時候，每個受傷者定要給以神聖的保護，不論他是想到我們這裏來，或是回到敵人那兒去。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副官傲然站着。『那樣說我定要不客氣了，先生！求你給我手書的命令吧！盡可能地去加害於敵人，乃是我神聖的責任。一個人，我今天釋放他去。』

兩個月後，他醫治好了，說不定會回來殺死我的十個弟兄。」

兩個人靜靜地站了一會，彼此瞪眼怒睹着，好像要拚死的決鬥一樣。接着，瑪爾肯納幾乎看不出地點着頭，以一種極低的聲音說：

『我會給你手書命令。』

他的身體搖搖欲倒，就離開了那兒。似乎有無數着色的球體在他的眼前亂舞，他集中所有的力氣來保持他的平衡。最後他到地下室裏的時候，就頹然倒到空的罐頭箱上去，彷彿他是被擊倒了。他的恨怒漸漸地轉為一種深沉的，辛酸的沮喪的感覺。他很知道他自己<sup>是</sup>是錯誤了。就是在他良心的裁判前，也是說不過去的。他的良心告訴他，那副官所作的行為不過是胆怯的謀害罷了。但在這裏，他和他的良心<sup>是</sup>是不能說什麼的。他們既然迷失在這個地方，那只有在錯誤中停着了。他將做什麼呢？倘若他給以手書的命令，那就供給副官以一個推進他自己，和得以對他自己的行為加一番審查的機會了，這種機會正是他所渴

望着的。他對於這惡意的動物的那種勝利，却有些嫉恨。或者還不如到團本部去，把這全個的事業來做個結束的好。當着那邊高貴的紳士們的面，坦白地告訴他們，他是再也不忍去眼見那流血的射擊了，他再也不能像野獸似的去逐獵人們了，不管他們穿的是什麼軍服。那麼，至少，這個捉迷藏戲就會終結了。倘若他們要鎗斃他，那麼就給他們鎗斃吧！或者就把他像通常的重罪犯一樣的來絞死也好。他將顯示給他們看，他是知道怎樣去死的。

他堅實地走出到壕溝裏去，命令一個兵士去召副官威克斯雷來。現在他的內心是這樣清明，這樣安甯。他聽見那惡魔般的鎗砲聲，又從意大利兵那方面直指着壕溝射來，他就緩緩地踱了出去，像一個人出去散步一樣。

『現在他們正在向我們擲重量的炸彈呢，連長！』那個年老的伍長報告着，失望地看着瑪爾肯納。但是瑪爾肯納還是走過去，不爲他所動。那樣的事已非他所關心了。副官將會接代他的司令職。那正是他所要去告訴他的。他等

不住那個卸責的時刻了。

威克斯雷遲遲不來，他就爬過通氣道到頂上去。

那人的惡意的小眼睛閃過來迎着他，向他的手裏找尋命令書。連長裝做似乎沒有注意到他眼光裏的質問，專橫地說：

『副官！我把全連的司令責任都移交給你吧！一直等到……』

一聲空前未有的猛烈的短促的咆哮，截斷了他的說話。他感覺到『那東西將會擊中我』的時候，就在這一剎那間他看見有種黑鯨魚似的東西，在他的眼前掠下來，頭部向前地投下到他後面的壕溝裏去。接着一個火山口在泥土中裂張開來，一陣海潮似的火焰，把他舉起，而且以火充滿了他的肺腑。

他慢慢地回復他的意識來，找到他自己已被埋在一大堆的泥土之下，只有他的頭和他的左臂是自由的。其他的肢體已失了感覺了。他的全個軀體已變成沒有重量的了。他找不到他的兩條腿。沒有東西他能夠移動的了。但是有一種

燃燒，一種挖掘，由他的腦裏的什麼地方出來，灼焦了他的前額，而且使他的舌頭脹成一種厚重的塞氣的塊。

『水呀！』他呻吟着。那裏已沒有一個人可蘸一點水來滋涼他燃燒的口腔嗎？真的沒有一個人嗎？那麼威克斯雷在什麼地方呢？他一定在近邊的。或者沒有——難道威克斯雷也能受傷的嗎？瑪爾肯納想跳了起來，去找出威克斯雷究竟遭遇了什麼。他要去……

他的左手好像一架負載過重的汽力起重機似的掙扎着提上到他的頭部去，當他最後提到他的頸下的時候，他不覺寒戰了一下，因為他覺得他的腦殼沒有一點兒抵抗，他的手逕溜入到一種暖熱溫軟的像糜粥似的東西裏去了，他的頭髮和凝結的血膠做一團，像暖 and 潮溼的氈毛似的，黏在他的手指上。

『快要死了！』這個想頭通過他，帶來了一陣寒冷。死在那裏——孤寂地一個人。威克斯雷呢？他要去找出他遭遇了什麼，遭遇……

一陣超人的努力，他才把頭支起在他的左手上，高得足以望見沿壕溝幾步內的情景。現在他看見了威克斯雷，扭轉着背，他的右身靠在壕牆上，彎曲地站在那兒，他的左手壓着他的身體，他的兩肩隆起着，好像他夾有鐵搭一般。連長再舉高些，看見了地面，和威克斯雷所投的寬闊的黑影。血嗎？他在流血嗎？否則是什麼呢？一定的，那是血。這除出血決不會是別的東西。而牠是這樣奇異地伸展着，好像一條細的紅線，引到威克斯雷的身上去，引往他的手壓着身體的那個地方去。他的手緊壓着身體，好像他要拔起那把他釘在地上的根株一樣。

連長一定要看！他把頭從土堆下更伸出些——吐出一聲沙啞的喊聲，一聲無限恐怖的喊聲。原來這可憐的人，身後拖着他的肚腸啊！

『威克斯雷！』他爆發出來，帶着一陣同情的寒戰。

那人慢慢地旋了轉來，疑問地看着瑪爾肯納，慘白，悲哀，帶着驚懼的兩

眼。他那裏站着，還沒有支持到一秒鐘的工夫，就失了他的平衡，踉蹌着，倒了下去，從連長的視域裏消逝去了。他們的眼光差不多沒有時間交接，那慘白的臉僅僅在眼前一閃罷了。然而牠還是站在那裏，還是固定在空中，那狹窄的嘴唇的周圍，帶着一種和藹，溫柔，悲痛的表情，一種念念不忘的溫雅地急要辭職的神氣。

『他是受苦哩！』閃過瑪爾肯納的頭腦。『他正在受苦哩！』——他高興起來了。一種紅輝彌漫了他的慘白的臉。他的黏血的手指，似乎擁抱着空氣，直到他的頭沉了下去，他的兩眼朦朧起來。

首先看破那個土墩的兵士，跑到他躺着的地方來，發見他已經死了。但是不管他受傷得這樣可怕，而一種滿足的，幾乎是愉快的微笑，却浮泛在他的唇上。

# 屠格勒斯： 人 影

瑪萊的睡眠是這樣輕鬆，從她牀上她聽得見時鐘的『滴答』聲。

她常常不能熟睡使她失了她身上的知覺。她伸出她疲倦了的兩腿，在她恍惚的半醒半覺裏，她聽得見環圍着她的這靜寂的聲音。她動着口唇，從這含糊聽不清的語聲裏，流出一隊隊的暗影，好像守衛兵似的圍繞着她。接着，她一時裏沉入黑睡鄉裏去了。

常是同一的夢境，常是同一的夢影在她的前面作着手勢，使她整個的長夜裏充滿了恐怖。

這可說是常常只有一個想頭，那就是關於她遠離的兒子的想頭了。

她對於隔離了她母子兩人的遠地沒有清楚的觀念，她關於他行動着的異地生域不能在腦裏描繪。

她的思想是如何的在空洞的深淵上浮泛着啊！它們開始在她的茅屋前徘徊，繼續着沿着這同一的河流這同一的山脈下去，一會兒向上，一會兒向下，循着河岸，浪遊了數千百里。它們越是走遠，這世界越變得離奇起來。眼前的現象在濛濛中消失，這植立的樹木宛如藍色的柱子，這河流彷彿一條黃金鋪成的大道，閃閃地放着光，這天空在混沌的煙霧之中移轉起來。只有一樣東西在這神秘的異地裏尚保持着真實的面目，那就是她的兒子了。

她知道她的兒子是一個單獨的兵士。然而圍繞着他的一切事物在她看起來似乎是超然的偉大。她看見他好像一個傳說裏的英雄，緩緩地從這無數的戰士裏離了開去。她看見他的手一伸出，這無數的大軍就像海洋裏的洪濤，照他的

指揮湧動起來。接着，勝利地，他走進奇異的城市裏去，這城市在日光之中，宛若水晶的密林。

對於瑪萊，她的兒子似乎在不斷地擴大起來，彷彿在這戰爭的數年間，他只是長大起來似的。她的兒子越是長大，瑪萊覺得自身越是渺小起來。她只是縮小，縮小，直至她像一個玩偶似的大小。她彷彿一個卑鄙的侏儒，屈縮得幾乎着了地面，而心裏呢，却充滿了對子的愛。

不管她兒子的身材多麼魁偉，體力多麼強大，不管她自己怎樣柔弱，怎樣沒用，她始終是憐愛着他的。他離開她是這樣遙遠，她再也不能清晰地看見他。這世界在他的眼前展開，而他呢，還是飢渴着的；他即使富若一個君王，而他總是睡在裸地上的。太陽燃燒着他，雨點浸淹着他，凜冽的冰風使他渾身戰抖着。瑪萊巴不得跋涉一千里，喝風過水的，投她到他的面前，以她衰老的殘軀保衛着他，好像一個嬰兒在搖籃裏一樣。

但是那裏還有更大的慮愁，使瑪萊的心裏充滿了苦痛。

她看見她的兒子受了傷，患了病，奄奄將死。她看見他在一奇異的戰野上，被人遺忘了，他因流血過多致力弱得很，沙聲地喊着救命。瑪萊心想趕忙到他那裏去，但她的兩足却始終不會移動。她努力掙扎着，翻來覆去的，終至高聲叫了出來，把她自己喚醒了。

一次她由夢裏驚醒，她不知她聽到的是誰的聲音；那是她的兒子傑科勃，她自己，抑是一個夜遊者從河的彼岸在喊一隻渡船。

她連忙跑出去，在河堤相近處找見一個男子從市場上回來，或者是一個奏管琴遊唱的猶太人，或者是幾個晚歸的村莊裏的居民。但是她的眼睛，因過泣而昏朦了的眼睛，終找不到她久候着的他。

近來，過河來的兵士們只是增多起來，每日有他們趁着白天的時光一口氣的經過。有的從河的這邊來，有的從那邊來。大概他們都是單獨一個子來的，

不過有時也有成羣的。他們都是從戰場上回來，鬚髮長久不修了，而且性情也變得非常的頑強。有的咒罵着，誇說着，有的緘默着，而且十分地沮喪。更有其他，肩上負着革囊，或是以繩索牽着他們疲憊了的戰馬，他們的革囊裏，滿盛着絲織的衣服，軟毛的皮統，和貴重的東西。那裏也有幾乎拖不上路的，或是坐在鄉人的馬車裏的。他們的拐杖放在旁邊，他們的兩手絞在一起，呈出很痛楚的樣子。

瑪萊以一種貪婪的目光細察着他們，彷彿她從他們的臉上能看出一種不能以言語表明的祕密。當她划他們過這重滯地流着的河面時，她開始盤問起關於戰爭的事情來。

不論怎樣盤問，她終得不到關於她兒子的消息，因為戰爭從世界的這端伸展到世界的彼端，那裏戰士們的數目多過岸上的細沙。

有的僅能說出被封鎖在無窮的沼澤森林之間的事情，有的因過山過谷的長

時的進行幾乎失了知覺。在他們各個人的中間，只有一個共通點：詬罵，惡性，憤怒。

他們已離開了前線，這在他們的思想裏是一貫的。有的帶着軍器歸來，有的早已去去了牠們。有的像逃亡者一樣沿途爬行着，有的猛暴地前進，帶着殘傷的遺跡。

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再要見戰爭了。他們已戰爭夠了。現在讓那些一直來坐在家裏的出去。那些人是應該赴戰去的，那些人應該出去殺——他們是再也不要了。他們唾吐着，說着他們所受的可怕的苦難。

瑪萊聽了這些話，她的心兒禁不住恐怖地顫慄起來。

她對於這些所說的話一半也不懂，她對於戰爭的這裏那裏，前後的跳躍，一點也不受感觸。一切事物對於她完全消失在這可怖的混沌裏了。那裏只有一樁事情她是懂得的，這就是所謂戰爭了；它已延長了好幾年，現在是要收束

了。所以她開始期待她兒子的歸來。他也將會突然現了出來，奇異而且可怕，但是對於她好像這些戰士們對於他們的慈母同樣地親愛着的。

她計算着年月日子；自她的兒子當了一個新兵以來，已經過許多時光了。戰爭未爆發之前，他老早就當了兵的，就是戰爭發生後至今也有好幾年了。她再計算着，她輪着手指重算着。已有七年過去了，七年！她嘆息着，淚兒湧上她的眼裏，繼續着悲泣了，她在以前不知哭過了幾千百次呢！

一天，瑪萊划一個兵士過河。他的手是燒傷了的，他一口的詛咒護罵着，最後纔問起河名，渡船，和瑪萊。他一待她告訴了他，他就以他的黝黑的手從他的胸囊裏掏出一隻皮匣來。他把這東西給了瑪萊，說道：

『這裏！你的兒子寄你這東西。』

瑪萊的兩膝開始戰動起來。

『兒子？兒子？』她低聲地說。

『是的。他告訴我，叫我怎樣來找你。』

『他活着嗎？他是健康的嗎？』瑪萊喘息着，充滿了慘痛。

『他活着嗎？他活着嗎，這是什麼意思？他曾過過極苦痛的時候。』這個

兵士傾吐着。『一顆毒彈燒傷了他的臉。』

瑪萊以她的兩手抓住了這個兵士的衣袖。

『他在那裏？他曾屯過什麼地方？他有來家沒有？』這些問題從她的唇邊連連地翻了出來。

『一定的。他已上他的行程了。』這個陌生人安慰着她說。『在醫院裏，他是我的隣居，不過他已沒有住在那裏了。他沒有失了什麼，只不過他的臉龐因火藥的燃燒有點帶黑了。好好看管這皮匣。這裏面有錢藏着。』

說着，這個陌生人步出到河岸上來。

『不要去呀！等着！告訴我，他是在那裏的？』瑪萊趕忙接上說。

『我沒有工夫。我家裏人正在等候着我。而且所去的路是很長的』。

瑪萊好像吃醉了酒似的，呆呆地站在渡船的旁邊。她拿皮匣在手裏，兩眼緊緊地釘視着這陌生人離去的背影，他步下山側，就消失不見了。

她以顫戰着的手指，開開錢匣。這裏面藏着的，有些是國幣，有些是外國幣。這國幣都是紙做的鈔票，外國幣呢，都是金的。瑪萊在以前從未看到這些東西過。她對於牠們確實的價值，一點兒也沒有頭緒。

她彷彿在夢裏似的走進她的房內，這皮匣仍舊拿在她的手裏。她把錢放在桌上，緊緊地細察着牠和這皮匣。皮匣做得很精緻，這是她所知道的。她以顫動着的手指輕拍着牠，把牠拿近她的力竭疲乏的眼睛去。突然的，這一切東西她都明白了。她的兒子會把這樣重大的財寶信託給一個湊巧過路的兵士，那無疑地，他定是很有錢了。他定是個偉大豪富的人了。她有這個想頭，已有許多時候了。

從這時起，這錢匣變爲瑪萊的偶像，她崇拜的上帝。她並不觸一觸這裏面包藏着的一分錢。她心願憑良心地保藏着牠，直到她兒子回來。她期待着是爲金錢嗎？她的母愛可和黃金平衡嗎？

時時她把錢匣從牠的藏處裏拿了出來，緊緊地看着牠，以她的手敲着牠的絲絨的匣蓋。牠在她看起來，彷彿是她兒子的一部分，是他權能財富的一種信號。

她的期待只會加緊起來，這彷彿一種可怕的焦渴。她日夜懷念着他；她是她的一切；他充滿了她的內心，同時又圍繞着她的周身。她除出她的兒子以外別無其他的思想。她神志恍惚地徘徊着。沒有一樣東西能把她從她唯一的想頭上引了開去。不論陸地和水上，她只見一個臉龐那就是她兒子的臉龐了。

她的夢境越變得離奇起來。她眼前只看見黑色的臉兒，彷彿她住在黑奴國裏一樣。她看見傑科勃在奇異的國家裏浪遊，好像她聽見過的三個東方國王似

的。她看見他的後面有一大羣黑奴侍衛和印度人隨從着。這情景又突然的變了，她看見許多駱駝在荒涼的沙漠上行走，嗅着被太陽燒焦了的草木。忽而眼前又閃出一條光亮的河床來，蘆葦掩蓋着的兩岸在流浪者的前面展呈。但是他，他長大起來，像一個巨人，直至他的軀體掩蔽了半邊天空。他強健而且可怕，只有他的一對眼睛在他煤黑的臉上閃着溫柔和藹的光芒……瑪萊睡着，嗚咽咽地啜泣起來。

## 二

這夜，瑪萊由睡夢裏驚醒了兩次。她想，她聽到遠處有求助的喊聲。她顫顫兢兢地，聚精會神地諦聽着，但是那裏萬籟無聲，她又睡了下去。當她第三次醒來時，她聽見有一種遙遠無力的求助的喊聲。這聲音很怪異，不像一個人的喊聲。

如水的月光照着紫銅的罐鍋，這些由月亮上照下來的銀輝，同着這奇特的喊聲，就是在瑪萊的睡夢裏也緊緊地追隨着她。

她還沒有脫離夢魔，她迅速地從牀上跳了起來，因為她聽見外面近河處有種微弱垂死的喊聲。衣服是完全穿好了的——近來她常是和衣就寢——她匆匆地跳出門去。

璀璨的月光照臨着大地上的景物。一朵銀亮的雲燈在空中浮泛，追逐着深黑的暗影掠過天野。在這澄明的月光的籠罩下，這河流好像一條煤黑的長蛇似的彎彎曲曲地繞行着下去。四野裏靜寂得可怕。

一直望過去，在河的對岸，這清澈的月光裏，看見有一個人坐在一座小山上，兩膝高高地豎起，頭向前俯着，上面戴着的一頂軍帽，在月光裏閃亮着。從他的口裏，發出一種古怪的聲音，彷彿一隻狗在悲鳴。

瑪萊跑到河邊，以一種超人的力氣把船推入水裏。她連忙跳入船裏，開始

划搖起來。她把船掉到這邊又轉往那邊，竭力想瞧一瞧對岸上坐着的那個人的臉。

她的追求終於得到成功了，因為那人的頭已抬起了，月光映着他的臉兒，這臉兒黑得像黑奴的一樣。他的影子投在沾露的草地上，也和他的臉兒一般的黑。

瑪萊的全身開始震戰起來。她距岸還有幾步路程的時候，她就以柔弱的語聲喊道：

『傑科勃！傑科勃！是你嗎？』

那個人並不立刻作答，過一時間纔喃喃着說：

『是的……幫助……我……過……』

船在水邊停住了，但是那個人還是沒有移動。瑪萊跑了過去，一把握住了他的肩頭。

『啊！那是痛的！』突然這人呻吟起來。以他的頭指着他的枯瘦的縛着細帶的足脛。瑪萊跪下在這戰士的面前，細細地端睨着他的兩腿，那裏有血水緩緩地流出來。他兩腿的周圍纏着兩塊布，布的一端好像一個花球上的絲帶似的飄散着。

『兒呀！兒呀！……』瑪萊囁囁着，害怕起來。『你痛嗎？你怎樣來的？你能走動嗎？』

但是那個人沒有回答，只是沉重地呻吟着。瑪萊把她的兩手擋在他的膈肢下，扶他起來。她把她的兩臂圍着這病人的身體，而且叮嚀他一路要當心。他們踉蹌地走進船裏，那個人就倒在艙板上，好像骨架似的喀喀然作響。接着，他突然舉起他的手來，憤怒地罵着：

『我的行囊在那裏？帶我的皮囊到船裏來！』

瑪萊又跑到山上去，在露溼的草叢裏找到了一個兵士的重囊。她把牠帶到

船裏來。

他們就開始回來了。

在這整個渡河的時間裏，她並不說一句話。她的頭一點也不動，以她燃燒着的兩眼凝視着她的兒子，直至兩眼充滿了淚珠，她再也看不見了時才休。

傑科勃仰天躺着，好像跌倒了似的，他的兩膝豎着，他的頭兒靠着船舷。他的眼睛緊閉着，這黝黑的臉龐在月光裏彷彿僵死了一般。他看起來恰像一個衰瘦的巨人。

瑪萊去扶他站起來，她的手一攬着他時，一陣疼痛的顫慄又通過了他的身體。這痛楚的顫慄傳達到瑪萊的身上，宛若一條緩緩地流動着的小溪最後沖決了牠的堤岸一樣，她的悲痛突然從這老婦人的身上爆裂出來。

她緊攬着傑科勃，從上岸開始一路喋喋地說個不休。她說的是什麼話，連她自己也不解。自首至尾所說的不過是一大串哀慘的問話罷了。這病人，因血

貧而衰弱了的病人只不過斷斷續續地回答。最後他們走到這茅屋的門前時，他還是想繼續着前進。

他並不站停，只是固執地向路上進行。瑪萊發狂地握住了他，悲苦地喊着：

『兒呀！兒呀！你不記得了嗎？你是住在這裏呀！你到那裏去？這裏是我們的家，兒呀！』

她差不多連身地把這狐疑着的戰士抱進屋裏去。他並不繼續反抗她，只悄悄地倒在牀上，猛烈地把他的頭轉向牆壁去。

瑪萊燃了燈，又匆匆地跑到病人的牀邊來。

他不動地躺着，他的頭仍舊背轉着，他的兩眼緊閉，他的兩臂疏軟地放在他的兩側。瑪萊開始以敏捷的兩手解散了他的裹布和紮帶。他毫不反對，或是移動，或是回答她的問話。接着瑪萊又讓他躺回牀上去。

他半裸地躺在那裏，流血的兩膝裸露着，頭奇怪地向後垂屈，這剩下的他的燒焦了的髭鬚在空中直豎着。他沒有失知覺，也沒有睡着，但是生命的表記只有他的吃力的呼吸。瑪萊在室內跑着，跑得異常的迅速。她扯下幾條綑帶。以她的臂兒擦去了在她的兩頰上流下來的淚珠。她裹好他的傷處，而且拿條被頭蓋上了他。

他靜靜地躺了幾分鐘，其時他深深地呼吸着。接着，一陣突然的慘痛的震戰通過了他的全身，他忽然坐了起來。

『我的行囊那裏去了？』他喊叫着，發狂地轉動着他的眼珠。瑪萊，吃嚇得很，把他摟在她的兩臂裏。

『我的兒！那是在這裏。不要動。靜着罷！行囊在這裏。』

『把牠放在牀頭罷！』這病人回答着，閉着他的眼睛。『放牠在我的身邊罷！』說着，他又向後躺倒去了。

瑪萊不知怎樣做才好。她無措地在室內這裏那裏的亂闖，常常回到她兒子的身邊來。他不動，或者像聽她的問話。後來他變得十分靜了，深深地呼吸着，沉入一種酣睡裏去。瑪萊搭一把椅子放在牀邊，坐了下來。

許多時間，她不能清晰地作想。可是她的思緒，這裏那裏飄忽着的思緒，最後才開始集合成一團。然而這些思想的結果，終歸宿于一點——失望。

這夜裏會遭遇過的每樁事情重來襲着她，突兀得像在一個睡者的頭上擊了一拳似的。她看着那曾經過的事情，好像她可怕的夢的一種連續，只不過夢境裏的遭遇沒有像實際上一般的可怕罷了。

在她的前面，沾血的褥上，躺着她的兒子。她爲他日夜期待了這許多時候。最後他終於到家了。但是他的回來和她時常期望着的情況相比較起來，是這樣的迥異。

她曾經想過，他將會帶着豪富矜驕回來，至少也將健康得意地回來，像他

從前離開去時一樣。但是現在他負傷帶着瘦弱的病體回家，他的前面是可怕的苦痛，他的後面又是無憐的災患。

瑪萊，她自己，是老了，窮困而且呆鈍。她不會做過什麼事情。不過她已把她的生命傳授給她的兒子，他現在是她生存的唯一理由。這裏是她全人生的交集，這裏是一切事物的起始和結束。倘若他回來是愉快的話，她可以不發關於她欠缺和她自己生活苦衷的一句怨言，暢然辭世而去。

但是如今呢，他回來像一個嬰孩似的無救，較一個死屍更爲不快。

瑪萊看着她的兒子。他是魁偉的，自他離家之後似乎長大了些。他沉重地睡在那裏，他喉頭上腫脹的脈管和他兩臂裏的筋絡在這皮膚下顯露着。在他燃燒過的臉上，還留有黑塊的鬚鬚，彷彿一帶清朗的密林裏的樹幹。他的口唇是藍色的，他的睫毛燒去了的眼臉深深地凹陷在他的頭裏。

他是可怕而且駭人。

這似乎有兇險可怕的惡夢在困纏着他。他在牀上輾轉着，他的口張開，闊大的牙齒在他髭鬚上露了出來。他的頸脖向後伸着，彷彿在和誰掙扎着似的。由他的胸腔裏發出一種悽寂的喊聲來：『喔哈哈！』這聲音就在他牙齒的磨軋聲中消失了。瑪萊跪倒在牀前，把她的兩臂掩放在睡者的身上，她的頭埋藏在他的呻吟着的胸懷裏。這一切都是可怕而且悽愴得令人心碎，這抑制不住的淚泉如溪川似地從瑪萊的兩眼裏傾瀉下來。

小小的白鐵燈在桌上燃着。牠的口唇被煤烟燻黑了，在這烏黑的唇間，顫動着火焰的赤舌——永遠不停地顫動着恰像慈母的愛。

### 三

天色已破曉了，可是瑪萊不曾睡過。她傍着她的兒子看護着，只不過她坐着時時點着頭，忽的一驚又醒了轉來。

當白天到來時，她開始詫異到那裏去，怎樣她纔能找到幫手。這應該是那一類的幫手，她自己並不知道。

在這河堤上除出這個山居人在過去的山林裏有他的小屋之外，她更沒有第二個鄰居。有時自朝至晚，可看見他搬運一大宗柴木以渡船裝過河來。但是從那時看見之後，有許多天沒有看見他了。同這山居人的妻子，她不大過得去。

現在她需要了時，老早把過去的一切吵架全都忘却了，她飛速地趕到他的家裏去，她瞥見他攜着鎗，帶着獵狗在河的對岸經過。

她渡過河帶哭地把她兒子不幸回家的事全都告訴了他。這老頭兒頑拗地怨言着說：

『我不是這樣說過嗎？他們殺着，殺着，直到地球上最後的一個人死滅了，才肯休。那時沒有人，只有豺狼，狐狸和野鹿。那時，我將要和牠們繼續戰爭了。』他粗暴地狂笑着：『喔！呵呵呵！』

他進來，看了一回病人，他的狗嗅着他，嗥叫起來。接着，他們走了出去，他同着他的狗。

這山居人沒有給瑪萊以安慰。她務須獨自担負她的困厄。

白天裏，她划行人過河去，他們聽了一回她的話，她最後說明了她目前的困境，請求他們的指教。但是這些鄉人們除了嘆息幾聲，或是怨謗幾句反對當局和政府以外，又能作什麼呢。他們舉說着別的爲戰事而遭犧牲的例，就各自走他們的路去了。他們每個人也有他們自己的苦楚。

一天又是這樣的結束了。頭上的天空壯嚴而且深湛。涼秋的风呼嘯着吹過溪谷，穿過茅屋窗前植立着的低泣的垂柳。這廣闊的河道，兩邊有浮萍水草掩覆着，河水如鉛塊似的沉重地向岸邊衝擊。

瑪萊伴着她的兒子，十分孤寂。他醒着時，躺得很安謐，但是在睡夢裏他却不住地轉動。瑪萊總是靠在他的牀邊看護着。

第二天傑科勃醒來時，非常不安，而且潮熱。他輾轉着，說了許多話，但是這些話都是沒有意義，而且難以懂得。沒有嚶語的時間裏，他是安靜着，只不過性子變得更暴躁了。

『我的錢在那裏？』他怒罵着，突然睜開他的眼睛來。

『這裏是你的錢，兒呀！』瑪萊把那個陌生兵士交給她的錢囊遞給他，而且安慰着他。

但是傑科勃看着牠，似乎不知道牠。

『我的衣服在那裏？』

『這裏，這裏，兒呀！在你的腳下。』

『把牠們給我。』這病人怒罵着。

『兒呀！兒呀！你要牠們作什麼呢？』

『我要把牠們穿上，我要出去。』

他說着，就起了身，瑪萊開始哭了。

『但你是病着的呀！兒啊！』她失望地悲哭着，扭絞着她的手。『你不能到什麼地方去。兒呀！靜着吧！你必不可動的。』

但是傑科勃煩躁地前前後後的搖動着他的身體。他因這樣的搖動痛裂得厲害，一時裏昏暈過去了。當他醒轉來時，他害怕地看看他的周遭。

『我有說了沒有？』他戰慄着。

『你要說什麼？兒呀！』瑪萊連忙問着。

『沒有什麼！』他靜了一回，彷彿在蒐集他的思想，『我說了幾句謔語。

我在夢中看見可怕的東西。日夜常是戰爭着。常見屠殺個不休。吓！』他搖搖他的頭。『當我說這些話的時候，你必不可諦聽。』

但是瑪萊不會失落一個字過。如今她全個生命在她兒子的牀邊匯流。倘若她於他有些微的補益時，她將一分鐘也不離開那裏。當她需要渡行人過河的時

候，她盡她力量所能允許，快快地把這事情結束，俾得可以早些回來。除了關於她兒子的以外，不論對於任何事所說的話，在她是完全不發生關係。

這些旅客們安慰着她：戰士們沒有一個是快快樂樂地回來的。那些由軍營裏脫逃出來的受傷的兵士，在回來的途上像蒼蠅似的死了。有些像乞丐似的回來。有的餓死在封雪的山谷裏，更有其他被一羣鄉下人殺了。他們的屍體在不知名的道上和森林裏堆積起來成一座小丘，他們的父母斷不會把他們埋葬在那裏的。

旅人們告訴她，說是一個不知名的兵士的屍體，不久以前在河的彼岸的森林裏發見出來。一個人能看出他爲保衛他的生命曾困鬥至於最後的一刹那。他的父母關於他的完結一點兒也不知道，他的母親永不能洒她的老淚於他的墓頭上。

瑪萊聽了這些話，心裏暗自喜歡。她的兒子是在家裏的。他將會痊愈，開

始過一種新生活。這過去的事情宛如一夢，他們如今再也不會夢了！

她的兒子不會忘了，她不覺悄悄自喜。她檢閱他的東西，在那裏找出他未離去以前她給他的禮物。圍着他的頸項的，有她戰時寄他的肩巾。這對於她，好像是一種安慰。

但是當她接近她兒子的牀時，悲痛又來攪着她的心窩。她看見他在如何痛楚地扭曲着，他的兩眼常是緊閉着。可是他並沒有睡着；這瑪萊是知道的。她整時間的坐在他的旁邊，但是沒有勇氣來提一句話。

那裏有種不吉的惡兆圍着她的兒子，在他的額上懷有一種咀咒的意味。他靜默着。這是因他的思慮，還是因他的苦痛的緣故，那她是不能說的。

當他不知不覺地由他的夢生活降到他的現實生活來時，他靜默得更其可怕。他的臉兒沉黑得宛如一個深得眼光測不到底的深壑。他黑色的嘴唇嚙動着，透過他緊閉着的眼臉似乎射出一種光芒來，它使時間和空間都化爲烏有。

瑪萊畏懼起她的兒子來，跪倒在他的牀邊，開始靜靜地祈禱着。她覺得在這可怕的年頭裏，她的兒子似乎在深處裏生活過來，那就是以她母親的理解力也測不徹底。

她並不憂愁，因為她對一切事情，都失其理解力。她只是包裹他的傷處，時時悲泣着。她看見他衣服破裂的地方，他的肉體並沒有受傷，那麼他的創傷一定在衣服完好的下面了。她不能理解這個，而她也不想去理解。

她以母愛自滿，這她可以為她的兒子而犧牲。別的沒有一樣東西能牽累着她。她也並不過問其他的事情。

有時傑科勃開開他的皮囊，以為他的母親沒有注意着他。他拿出他的東西，數一數鈔票，而且把叮噹響着的金幣盛在他的軍帽裏。這是怪異的，當他坐在那裏，他的肩頭靠着牆壁，疼痛得幾乎失了知覺，他的兩臂插在金幣裏，至於觸着肘節，他的兩眼發着火燄。那時他已不是一個人了。他是衝破地殼跳

出來的一個帶着黑色的頭的地獄裏的妖怪！

他的全身被一種更大的更凶險的神秘所蒙蔽。他開始畏懼起人們來。他叫他的母親把窗口遮掩了，就是在白天，也生活在燈光裏。

『誰在外面？』他喊着，坐了起來。『誰經過窗畔？』

『這會是誰呢？兒呀？』他的母親哭說着，忙跑到門去。『說不定是一個流氓。』她看出去。『沒有人，兒呀！沒有一個人在那裏。就是那裏有人，這又有什麼關係呢？人們常是由那兒經過的。』

『我不要看見他們。』傑科勃斥着，旋轉他的頭朝牆壁去。『他們麻煩我。我不願見他們！』

但是立刻他又忘去了這個，狂妄地說着別的事情。

他繼續發熱，而且時時夢囈着。他的傷處發炎起來。他潰爛得恰像一棵蠹蝕的古樹。

瑪萊從一個過路人的口裏，得知醫生已到了這牧師區裏。她跑去找他。到那裏有十五里行程，她在兩個鐘頭裏就回來了。她意欲每分鐘消磨在她兒子的身邊，而同時她又不能不去請醫生。她已有四日四夜沒睡，然她走起路來還是快得彷彿她睡了整整四日夜似的。

她找着醫生，他答應就來。他正是循着那條路回家的。

他是一個青年，帶着黑手套。當他進了茅屋時，他擦清了他的眼鏡，找一個地方放他的帽子也沒有。接着，他看了一回病人。

他發着謔話，他的傷處燃燒着。

這醫生看看瑪萊。他意欲說某種事情，俾得把別的掩藏了去。老婦人注視着他，彷彿她在祈禱着。這年青的醫生在那雙眼前什麼也閃避不了。

『你的兒子，』他猶豫地開始說，『病是很厲害的。』他停止了又想着。

『你說他加入戰爭過嗎？』他問。

『是的，先生！』

『但是他們並不留心他的創傷。這真不懂，不知他這個樣子怎樣回家的。』他停着，擦擦他的眼鏡。室內是這樣的陰暗。『是的，他是病着。只要好看護他，他自會好起來的。』他轉了口吻，繼續說着，就走向門去。

瑪萊呆呆地站了一回。她立刻追隨上去，這醫生已坐進他的馬車裏了。

『你不開一張藥方嗎？醫生！』她問說。

『啊！是的。』醫生記起了。『是的，自然！』他從他的袋裏抽出他的日記本來，寫了一張藥方。他就離開去了。

瑪萊留着靜靜地站在門限上，目送着他離去。這時天色已晚了。一陣尖銳的西風呼嘯着吹過接近茅屋牆邊的矮林，這老婦人手裏執着的方單瑟瑟地飄動起來。

#### 四

第二天晚上——這是星期四——傑科勃死了。

他好像被熱病消融在一個燃燒的創傷裏。他的身體變成紫色又轉為漆黑。他的毒血已侵入他的心臟。這樣突兀的，他的全體變為死之暗窟，彷彿一個燒紅的烙鐵一插入水裏就變為黑色而堅硬了。

這夜裏，那個山居人的老婆來替死人穿衣。她是一個年老的潑婦，她的下領上生有長長稀疏的鬚髮。現在她不管從前有過吵架，來幫助她的鄰友，替她共負悲憂。

她們燒熱開水，把屍體放在臺桌上。他靠背躺着，頭和脚高高舉起。他看起來像一個金屬製成的形像，被銹霉蝕了的一般。他的兩膝暗紅，他的傷處作青，身體藍而帶黃，臉兒又是漆黑着。他的樣子可怕而且驚人。

這山居人的老婆抹洗着他，帶着一種熱烈的愉快。她以健勁的兩手洗擦着他，她的眼光發着火焰，兩唇不住地作喃喃聲。瑪萊呢，整個浴浸在淚水裏。

以後她們將死人放上棺架，合唱着一首讚美歌；一個聲音很響，一個只是低聲的唱着。這山居人的老婆亭立着，想到人的死，狼的逐獵，和威士忌酒。

接着，她就回家去了，讓瑪萊一個人陪伴她的兒子。

她在屍首相近處的低凳上坐下，不動地癡視着這死人的臉兒。這靜寂的房間裏，只有燃燒着的燈火嗶卜的一種聲音。瑪萊的兩眼陷在她蒼白的臉上宛如兩處創傷，創傷裏再也流不出淚泉來。她的視線沒有一次離開她兒子的臉上過。她把整個的她包入在牠裏面，彷彿她要把他的面貌永遠保留在她的記憶裏，深埋在她的心裏。這是她愛的最後的崇拜，她的愛較平常時更爲深遠，更爲貪婪。這超越一切人間的界限。

她這樣看守了一整夜。她的兩眼疲憊得合了攏去，她作夢不久，太陽就升

上來了。這夢短促而且可怕，她從飛速的夢境裏驚醒過來，頭腦裏還留着恐懼的記憶。這就是那浮現在死人的煤黑臉上的慘然的猶笑！

瑪萊驚跳起來，開始唸着禱告，好像求她自己的救贖。她堅忍地作沉長的祈禱，她跪在石地上索索地顫抖着。

第三天，這山居人來量死人的身材的尺寸，作了一具木板棺材。又隔了一天，——星期日——這三個人就同着棺材，出發到禮拜堂去，把死人埋入墓壙，讓他永遠長眠了。

這樣做好之後，山居人兩夫妻向她告別了。瑪萊投她在新墓上。她不再悲哭，也不再嘆息。她枯老的手指在鬆疏的沙土裏挖掘着。她的臉兒，她的眼睛，她的嘴，緊緊地按貼着淚溼的地面。她吸入一種氣息，彷彿這氣息是由地球的深處裏發出來的。她自身已化爲泥土了。她的身體冰結成一座坟墓，披在她黑大的肩巾裏，她蹣縮着好像一座沙丘。

這是爲母的哀愁，較世界裏別的一切哀愁爲更大。這哀愁在爲母的心裏熊熊地發焰，比普天下別的一切更燃燒得熾烈。言語或是眼淚都不足以表明它。

最後她舉起她的頭，看見有一個男子，穿着兵士的衣服，坐在相鄰的一條石凳上，他的兩手愴然插在他的衣袋裏。他的臉色蒼黃，他的胸部凹陷。瑪萊不認識那個人，但是那個人却以一種低弱沙啞的語聲開始對她說：

『我聽到他已死了。我來再看他一次。』那人停下來咳嗽幾聲。『當我們分手時，我們彼此都希望痊愈。我們要重新開始生活。一切事情還歷歷呈在眼前。』他又停了一回，不待她的回答，他又繼續說下去。『現在一切都成過去。他先我而去了。但是我呢，也被一種莫名的惡症，好像毒藥似的蛀蝕着。』

『他是受了傷啊！』瑪萊回答說，淚珠又從她的眼裏流了出來。

『受了傷？』這個陌生人問着，驚訝起來。『他的創傷老早就治好了的。』

他們總不會傷了他。不過他的左頰上，有一處是燒傷了的，但是那也並不厲

害。』

現在瑪萊方認出那個講話的是什麼人。他就是帶傑科勃的皮囊來給她的那個人。她站立起來，詫異地問道：

『那麼在醫院裏，他的兩膝沒有受傷？』

『沒，沒有。』

『那麼他的臉兒沒有漆黑？』

『沒有，只不過額上和兩頰有些變色罷了。』

『啊呀天哪！』瑪萊嘆息着帶着一種驚訝遲疑的口氣。『那是什麼意義？』她吃吃地說。『這膝上的創傷，和燒傷的臉龐？這些以後他怎樣得來的呀？誰傷害了他呢？』

這陌生人沒有回答。他顯然在沉思着。他裸骨的兩手沒有動一下。接着，他說了，彷彿他在對自己說話。

『現在他可以開始生活了。如今這真是太遲了。我要結婚，但是我已無生的意念。我需要孩子，然我已沒有這種精力了。一切事情是太遲了。』

他又靜默下來。天色垂暮。這無葉的裸樹升天的植立着，宛如一捆鞭條。晚空下，靜寂得如死了一般。

這陌生人又開始說了：

『有時我看見許多堆的死人。他們不動，也不能思想。他們再也不會受痛苦。一切都是靜着，一切都是盲目。一切都是完結了。但是我，我不知爲什麼我要活着，備受艱苦？我爲什麼要和人戰鬥？』過一回，他又說，他的話曖昧得幾乎令人難解。

『接着，不肯寬恕的黑夜到來，擴大，無限……那麼睡着死去，永沒有甦醒的一日……』他的語聲低弱下去，成一種難聽見的耳語，他終於靜着了。

瑪萊踉蹌地闖出墓場的門，她蹣跚得這樣矮小，在這薄暮的晚色裏幾乎看

不見。她走到河邊，把船推入水裏，她跳了進去。但是她再也不會划了。她的力氣突然消失了。她的兩臂，這樣盪慣了槳的兩臂，一剎那間軟弱得一點兒力氣也沒有了。她覺得船兒在河裏被流水漂去。然而她的身體俯倒在槳上，總不能盪一下。她屈服在一種思想的權力之下。——一種沉重，冷酷，堅硬如石的思想。她沉思着這樁事情。就是要她沉思個永久，她也如一剎那的容易做到。這是一個癡愚可笑的思想。

『誰？我愛了誰呢？我埋葬了誰呢？我悲悼着又是爲誰呢？』  
可是瑪萊找不出回答。

她目覩她的茅屋在眼前滑溜過去，至于很遠的地方。但是她絲毫不移動。這宛若船兒河水是靜着，而那茅屋同着灶鍋下的牠的乾枝浮泛着過去。在一種蕭瑟的急轉裏不住地遠去，遠去。

月亮在天際出現，把牠的寒光照在河堤上，這河堤已被包圍在迷霧裏了。

牠的淒清的寒輝投下在黑色的水裏，照在陸地的上面，那兒有成林的灌木生長着，在這銀燭的寒輝裏，天空的色彩深藍而且幽暗。

船兒循着流水漂游。牠衝破了月光裏橫着的霧堤。矮林的輪廓在兩岸飛馳過去。天空裏的煙雲圍繞着牠。最後似乎只有船兒留着不動，此外的一切在牠的周圍馳騁。這天空，陸地，飛着；這堤岸，樹木飛着，這河裏黑暗的波濤，不住地自由自在地飛着，宛若這無窮盡的由母愛裏迸流出來的淚的世界！

一二，一九。譯于鎮北。

民國92年度  
教育部補助

中華民國玖叁年貳月肆日

購買

# 「炮火的洗禮」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一九四六年六月初版

---

## 定價

---

譯者：蔣懷青  
出版者：鐵流書店  
發行者：胡仲修  
勵力出版社  
代售者：五洲書報社  
國際書報社  
暨全國各大書店

國家圖書館



002577367

